朱止泉先生朱子聖學考略

朱止泉先生朱子聖學考略卷七

長白高斌東軒訂定　　儀封張師載西

已酉朱子六十歲

二月作大學章句序

大學序以知性復性爲主格物致知知性也誠正修齊治平復性也必知性然後能復性孔孟之教朱子所宗者朱子先從端倪用功後透至善性體覺自然天則性體皆備只在窮理以栽培之合內外之學也舍朱子格物之法其何入乎

三月作中庸章句序

中庸序以道心爲主道心即性情也歷聖相傳端的在此朱子心地大正欽明停停當當之中常在這裏不離一步道心極大便是仁道心極正便是義道心極欽便是禮道心極明便是知擇善擇道心爲主也固執執道心爲主也主靜御動此道心也即動皆靜此道心也行達道九經此道心也肫肫淵淵浩浩此道心也參天配天此道心也育物成物此道心也通鬼神此道心也洋洋優優此道心也無聲無臭此道心也朱子聖學驪珠在手通達萬變徹始徹終只是道心是本體敬靜是工夫本體工夫合一無間俱於此序見之世儒謂爲支離

豈可解乎

著大學或問中庸或問成

按大學或問一書發明經傳奥義指示後學工夫無不詳盡有所循途以次深造而尤喫緊者主敬格物誠意正心四條其補主敬集程子謝尹四說雖補小學未逮直透到無思無為一理炯然敬以直內統一境地故聖學成始成終不外乎此蓋自明格物之義始於性情身心之近推之倫物之類極之天地鬼神之奥必推究到一私不存萬理瑩淨之極則自家一心通乎內外純是天理呈露充滿此乃窮至於太極本無極源頭處方能

了澈至此而其用功之始則在格物信乎升山涉水之舟車也孰謂朱子格物有狥外之失哉其著力誠意去惡必盡好善必篤初學成德克己之功必依此訓實落做去方是眞金他家好言本體覩此爲第二義者究至瞞昧雜私如假金見火鮮不銷鑠矣迨其存養久人欲淨盡天理流行未發如鑑之空如衡之平應事則妍媸輕重當其本分而此心渾如太虛更無起倒道理畢備發見感通朱子之心之虛明至此有成而謂晚年方悔何不詳考也至於修齊治平皆主敬格致誠正之功貫乎其中無有疎漏無有止息此朱子生平最詳審之書

明白垂教之至者矣後人反執意見以求勝其可爲學術慨者矣

按傳習錄卷上陽明門人士德問格物之說一段陽明所見不過據朱子答何叔京等書爲定論以爲晚年方悔平日許多錯處皆不及改正遁辨攻之極詳愚謂此卽陽明不格物之弊也以早年爲晚年以屢改正者爲不及改正以壯年悔者爲晚年方悔以悔而純學積三十年者爲不久卽去世種種舛錯不可枚舉知之而故爲此語以愚後世是聖賢所深非也不知而率爲此語以垂訓是平日以讀書窮理爲向外工夫故於格物致

知之義一向錯解兼朱子文集浩繁不肯屈首細心從頭至尾詳加檢閱著實玩味但以合於已意者爲晚同不合已意者爲未及改正堅執平日之成心創爲同堂之偏論至於得罪聖門貽譏賢路豈非格物之僻解流弊無所底止哉

按中庸或問一書義理精明辨別細密而首章尤勘入微妙其論性道教原於天之元亨利貞人之仁義禮智以健順五常爲主是道心來歷分明處也旣已來歷分明則體道之功何容疎忽君子戒懼於所不及見不及聞卽是道心常在這裏不離而不敢有須臾之間若已

所獨聞獨見道心之靈皎如日月毫髮之間是非了了必於此尤加謹焉蓋戒懼通貫動靜而謹幾乎者尤動中喫緊工夫是以常存敬畏無一刻之懈也其體驗未發已到極處論程子明鏡止水之說曰聖人之心未發則爲水鏡之體已發則爲水鏡之用非獨指未發言又曰當至靜之時但有能知覺者而未有所知覺也故以爲靜中有物則可而便以纔思即是已發爲比則未可以爲坤卦純陰而不爲無陽則可而便以復之一陽已動爲比則未可此皆窮究存養道心之本體極密極微者也純坤陰也微陽坤中乾也心地一片大虛靜而一

點惺惺準然在中此邵子初動未生之旨可想見朱子動而無動靜而無靜之道心為道心如此虛明純一所以極其中和而位育在吾心氣中矣朱子是時六十涵養道心主宰靜定已久陽明乃謂晚年方悔而後儒因以本體不虛目之豈其然哉故予於此特發明之

大學中庸或問著定已久年譜敘於作序時故仍之

大學或問曰程子之說切於己而不遺於物本於行事之實而不廢文字之功極其大而不略其小究其精而不忽其麤學者循是而用力焉則既不務博而陷於支離亦不徑約而流於狂妄既不舍積累之漸而所謂豁然貫通者

又非見聞思慮之可及也是於說經之意入德之方其亦可謂反覆詳備而無俟於發明矣若其門人雖曰祖其師說然以愚考之則恐其皆未足以及此也蓋有以必窮萬物之理同出於一爲格物知萬物同出於一理爲知至如合內外之道則天人物我爲一通晝夜之道則死生幽明爲一達哀樂好惡之情則人與鳥獸魚鱉爲一求屈伸消長之變則天地山川草木爲一者似矣然其欲必窮萬物之理而專指外物則於理之在己者有不明矣但求衆物比類之同而不究一物性情之異則於理之精微者有不察矣不欲其異而不免乎四說之異必欲其同而未極乎

一原之同則徒有牽合之勞而不睹貫通之妙矣其於程子之說何如哉又有以爲窮理只是尋箇是處然必以恕爲本而又先其大者則一處理通而觸處皆通者其曰尋箇是處者則得矣而曰以恕爲本則是求仁之方而非窮理之務也又曰先其大者則不若先其近者之切也又曰一處通而一切通則又顏子之所不能及程子之所不敢言非若類推積累之可以循序而必至也又有以爲天下之物不可勝窮然皆備於我而非從外得也所謂格物亦曰反身而誠則天下之物無不在我者是亦似矣然反身而誠乃爲物格知至以後之事言其窮理之至無所不盡

故凡天下之理反求諸身皆有以見其如目視耳聽手持足行之畢具於此而無毫髮之不實耳固非以是方爲格物之事亦不謂但務反求諸身而天下之理自然無不誠也中庸之言明善即物格知至之事其言誠身即意誠心正之功故不明乎善則有反諸身而不誠者其功夫地位固有序而不可誣矣今爲格物之說又安得遽以是而爲言哉又有以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爲非程子之言者則諸家所記程子之言此類非一不容皆誤且其爲說正中庸學問思辨弗得弗措之事無所咈於理者不知何所病而疑之也豈其習於持敬之約而厭夫觀理之煩耶抑

直以已所未聞而不信他人之所聞也又有以爲物物致察宛轉歸己如察天行以自強察地勢以厚德者亦似矣然其曰物物致察則是不察程子所謂不必盡窮天下之物也又曰宛轉歸己則是不察程子所謂物我一理纔明彼即曉此之意也又曰察天行以自強察地勢以厚德則是欲因其已定之名擬其已著之迹而未嘗如程子所謂求其所以然與其所以爲者之妙也獨有所謂即事即物不厭不棄而身親格之以精其知者爲得致字向裏之意而其曰格之之道必立志以定其本居敬以持其志志立乎事物之表敬行乎事物之內而知乃可精者又有以合

乎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之指但其語意頗傷急迫既不能盡其全體規模之大又無以見其從容潛玩積久貫通之功耳嗚呼程子之言其答問反覆之詳且明也如彼而其門人之所以為說者乃如此雖或僅有一二之合焉而不免於猶有所未盡也是亦不待於七十子喪而大義已乖矣尚何望其能有所發明而有助於後學哉間獨惟念昔聞延平先生之教以為為學之初且當常存此心勿為他事所勝凡遇一事即當且就此事反覆推尋以究其理待此一事融釋脫落然後循序少進而別窮一事如此既久積累之多胸中自當有灑然處非文字言語之所及也

詳味此言雖規模之大條理之密若不逮於程子其功夫之漸次意味之深切則有非他說所能及者惟嘗實用力於此者爲能有以識之未易以口舌爭也

按朱子格物或問先敘程子九條用功之次第後序五條涵養本原以爲格物致知之本又自申明其說原諸天命以見理之所自來由小學進大學以示用功之方又言存心以立窮理之本窮理以致盡心之功其於格物之義詳且盡矣又力言程門弟子之說之差何也蓋呂謝諸家親炙程子苟集程說於前不辨諸說於後後之學者指諸說亦淵源於程子雖然分途不歸一是勢

必執其弟子之說而反失程子之本旨是以朱子不得不明辨之以垂教後學也夫朱子辨諸說明矣而呂謝楊三家尤當深思切究焉循呂氏萬物同出於一之說而失之不免用力於一而遺散殊變動之理矣循謝氏一處通一切通之說而失之不免用力於大而遺即事即物之理矣循楊氏反身而誠無不在我之說而失之不免用力於內而遺修齊經綸之理蹈鏡中萬象之弊矣究其旨意之所在喜於捷徑而無積累既多久後貫通之序偏於儱侗而無條分縷析有倫有要之規雖避其教未嘗無得力之效而迫促籠罩必有舛錯推其立

旨之心未必盡廢審察講習之業而由其立言之法則畸輕畸重流弊難挽卽較之藏形匿影別爲一種幽深恍惚艱難阻絕之論者相去懸遠而各執一說旨義不全其爲不精曉程子之意則大略同也以視朱子默識此心之靈六句五峰延平兩先生之說爲何如哉大抵朱子格物之教必收其放心養其德性爲格物根基其用功也由中及外由近及遠由身心性情以及倫物天地之繁賾高深逐事逐物反覆推究積累之多自有脫然會而聚之通而理之一以貫之之候此其本末之不可倒置而內外之不可缺略者也實用功者當自體之

○近有誤解卽物窮理之說以求之身心性情同於幽深恍惚第隨事物格去者不知失朱子之意又幾億萬丈也

中庸或問曰經文所指不睹不聞隱微之間者乃欲使人戒懼乎此而不使人欲之私得以萌動於其間耳非欲使人虛空其心反觀於此以求見夫所謂中者而遂執之以爲應事之準則也呂氏既失其指而所引用不得於言必有事焉參前倚衡之語亦非論孟本文之意至謂隱微之間有昭昭而不可欺感之而能應者則固心之謂矣而又曰正惟虛心以求則庶乎見之是又別以一心而求此一

心見此一心也豈不誤之甚哉若楊氏無適非道之云則善矣然其言似亦有所未盡蓋衣食作息視聽舉履皆物也其所以如此之義理準則乃道也若曰所謂道者不外乎物而人在天地之間不能違物而獨立是以無適而不有義理之準則不可頃刻去之而不由則是中庸之旨也若指物以爲道則是不惟昧於形而上下之別而墮於釋氏作用是性之失且使學者誤謂道無不在猖狂妄行害有不可勝言者不但文義之失而已又曰呂氏此章之說尤多可疑如引屢空貨殖及心爲甚者其於彼此蓋兩失之其曰由空而後見夫中是又前章虛心以求之說其不

陷入於浮屠者幾希矣蓋其病根正在欲於未發之前求見夫所謂中者而執之是以屢言之而病愈甚殊不知經文所謂致中和者亦曰當其未發此心至虛如鏡之明如水之止則當敬以存之而不使其小有偏倚至於事物之來此心發見喜怒哀樂各有攸當則又當敬以察之而不使其小有差忒而已未有如是之說也且曰未發之前則宜其不待著意推求而瞭然心目之間矣一有求之之心則是便爲已發固已不得而見之況又從而執之則其爲偏倚亦甚矣又何中之可得乎且夫未發已發日用之間固有自然之機不假人力方其未發本自寂然固無所事

於執及其當發則又當即事即物隨感而應亦安得塊然不動而執此未發之中耶此爲義理之根本於此有差則無所不差矣此呂氏之說所以條理紊亂援引乖次而不勝其可疑也程子譏之以爲不識大本豈不信哉楊氏所謂未發之時以心驗之則中之義自見執而勿失無人欲之私焉則發必中節矣又曰須於未發之際能體所謂中其曰驗之體之執之則亦呂氏之說也

按中庸首章或問辨諸說之差甚詳而辨未發之中尤不可不加體驗也中庸輯略程呂答問朱子深幸此書之存以爲呂氏問之之審學者當虛心悉意以審其歸

而辨呂氏求中之非又極其嚴者葢求中二字學術所
關不可稍有差錯若必欲於未發之前求見所謂中者
將愈求愈擾不過忽起忽滅倏往倏來出沒於思慮營
營之境而中卒不可見矣夫未發之中原本然完具豈
容用思慮求索是以陷於以心求心以心觀心之病而
無所定止倘不極力辨明學者誤趨於昭昭不可欺感
之而即應之途又濟以空然後中之解其不墮於浮屠
者幾希而原其致病之由根於求見未發之中之念遂
至屢差終無有合楊氏之病亦略相等有志學道者可
不知所審哉獨是辨呂明矣而未發涵養之功必有所

以致力者焉亦惟熟玩本篇所云當然之理不外於吾之一心必戒愼恐懼瞭然心目之間常若見其不可離者則此心常明不為物蔽而又謹幾微之際無一毫人欲之萌而純乎義理之發者實實奉為嚴師實實主敬窮理集義心在此身在此事在此無一毫走作積之之久安於義理而不妄動所謂未發之中方可默會不用想象臆度此朱子既於答呂寺丞所喻心無形體一書明言之而又力辨於或問其指示後學存養要旨可謂明白極矣至於呂氏顏子屢空見中子貢聚聞見所應有限之說尤大不可者陸王皆是此等見識至有無知

無不知見聞爲次一種猖狂謬解誰爲倡之而至此極

然則儒者所養所言安可不致謹耶

答王子合云李伯諫初去時極要整頓學校後來病痛多端立脚不住都放倒了大抵吾輩於貨色兩關打不透便更無語可說也大學解義平穩但諸生聽者須時時抽摘問難審其聽後果能反復尋繹與否近覺講學之功不在向前只在退後若非温故不能知新蓋非惟不能知新且並故者亦不記得日用之間便成相忘雖欲不放其良心不可得矣此事切宜自警並以提撕學者爲佳如其不然則吕藍田所謂無可講者眞不虛矣若得他就此得些滋

昧趣向立得一箇基址即向後自住不得若都茫然無本可據徒然費人詞說久遠成得甚事切望於此留意

此書本注巳酉閏五月十八日按書中所云即指示本體之謂也朱子教人原從講說中窮究聖賢格言尋出滋味用切己體驗工夫曉得自家身心所在加意持守克治擴充即注釋章句亦是此意後人徒向講說注釋用功不識此意是自不反身不率朱子之教耳豈可以病朱子哉明儒得此意者惟薛文清而已

答陸子靜書略云賢昆仲不見古人指意乃無故創爲浮辨三四往返而不能已其爲溼蕪亦已甚矣細考其間緊

要節目並無酬酢只是一味慢罵虛喝必欲取勝未論顏曾氣象只子貢亦不肯如此未可遽以此而輕彼也又云詳老氏之言有無以有無為二周子之言有無以有無為一正如南北水火之相反請更仔細著眼未可容易譏評也又云太極固未嘗隱於人然人之識太極者少矣往往只是於禪學中認得箇昭昭靈靈能作用底便謂此是太極不知所謂太極乃天地萬物本然之理亘古亘今顛撲不破者也迥出常情等語只是俗談即非禪家所能專有不應儒者反當回避況今雖偶然道著而其所見所說即非禪家道理非如他人陰實祖用其說而改頭換面陽諱

其所自來也

道一編序此辨在二家未會面之前得通辨闢之蒙翳一空抉篁墩之指鹿爲馬示後學以撥霧睹天厥功偉矣使成弘時有人以是質之篁墩有何面目立於士林耶朱子之書往復數千言無極太極之旨揭如日月伊川好學論即原本於太極圖說象山旣不虛心受朱子之言又不窮理味程子之訓但以己見肆爲誕蔓故終陸之身益成冰炭而卒爲異學之歸也

前篇文集年譜載戊申十一月八日則此篇自在己酉

朱子此書極詳不能悉載其透宗處在人之識太極數

語其曰昭昭靈靈能作用底與太極乃天地萬物本然之理亘古亘今顛撲不破者是二耶是一耶如曰是二不應昭昭靈靈之外別有本然之理如曰是一多有能守昭昭靈靈而不得其本然之理者須實辨得分明是一而二二而一纔是孔孟正脈此非朱子無與適從也朱子確見元亨利貞之天道是天地萬物本然之理仁義禮智之道心是吾心本然之理而昭昭靈靈能作用底卽此而在初非別是一物而卻與守昭昭靈靈者不同此在人各從自心體驗出有分別而渾一底氣象方信得朱子見道體道是孔孟仁義禮智之正傳實不同

於陸氏方信得朱子與陸氏辨者實是闡明太極本然正脈非以己見爭勝淸瀾未見到此地而僅以年之先後辨之宜其不足以服彼徒矣

朱子與陸氏辨無極而太極往復數書後人多以兩家不能平心靜氣競勝從事此亦不止一時一人之論歷數百年來皆作如此見解而爲兩可之見者必以委曲調停爲是嗚呼不知朱子實見得仁義禮智之道心是吾心太極本然之理烏能知朱子之學高出陸氏其作如此見解亦何足辨獨朱子見道正識埋沒於衆口數百年不見眞面目爲可歎也予以朱子見太極本然之

理而陸氏只守昭昭靈靈者非無據而云然按陸氏答胡季隨云以顏子之賢必不至有聲色貨利之累忿狠縱肆之失夫子答其問仁乃有克己復禮之說所謂己私者非必如常人所見之過惡而後爲己私也已之未克雖自命以仁義道德自期可以至聖賢之地皆其私也顏子之所以異乎人者爲其不安乎此極仰鑽之力故卒能踐克己復禮之言而知遂以至善遂以明朱子曰陸子靜說顏子克己不是克去己私利欲之類別自有箇克處又不肯說破某嘗代之下語云不過要言語道斷心思路絕耳此是陷溺人之深坑切不可不戒又

曰象山好說道顏子不似他人樣有偏處要克只是心有所思便不是了這正是禪家之說如杲老說不可說不可思之類觀陸氏之言與朱子斷之者則陸氏所指太極端有在矣夫周子所謂太極者中正仁義而已聖人所以主靜立極者定之以中正仁義而已朱子所以修之者主敬克己求至於定之以中正仁義而已朱子註太極教後世亦恐學者悖乎中正仁義不爲聖賢而流於小人之歸不憚諄復詳明大闡厥旨使有志者求無失乎太極今陸氏曰自命以仁義道德期至於聖賢皆其私也勢必掃除希聖賢存仁義之心趨於好淸淨

樂寂滅之路其所存者昭昭靈靈空虛之體耳是豈能知周子無極太極之本意者即曰聖賢仁義道德之心亦是無思無慮然必功夫純熟久之造到渾無思慮境地非合下便掃除而不著思慮也而陸氏便欲掃除有識者能不心憂而深辨之哉蓋天地之太極只是元亨利貞之天道故其昭昭靈靈者歷萬古而不變聖賢之太極只是仁義禮智之道心故其昭昭靈靈者亦歷萬古而不變如不會元亨利貞仁義禮智之本然而僅以昭昭靈靈爲太極吾不知何以爲昭昭何以爲靈靈不屬知覺運動之氣而安屬耶以昭昭靈靈之氣爲太極

而反詆仁義禮智之無聲臭而立根柢者爲老氏之言其舛錯爲何如是安得不究其所以然而大聲疾呼於其間耶且夫陸氏以仁義道德自命聖賢自期謂私爲當克者亦惑於莊生坐忘之說耳朱子直決其隱以爲言語道斷心思路絕杲老不可說不可思之類而陸氏立言之意一語道破無所潛逃夫不尊夫子之非禮勿視聽言動爲克已而以坐忘爲克己何其違聖言而奉異教也乃以周子無極二字與老氏文同而實異者爲不可毋乃口之所言筆之所書爲一說而心之是崇是尙者又一說耶嗚呼讀朱子書者必知朱子所見是吾

心中正仁義之太極不同於陸氏昭昭靈靈之太極則知朱子所與往復者乃不得已之苦心雖欲調停而理有所不可教有所難容故再三言之不足而大聲疾呼於其間也無如後之議朱子所謂太極者亦少矣謂兩家辨論此爲勝氣彼爲拒諫者固不足言卽有尊先賢之心不敢置一詞以爲兩是者亦未爲當不知太極之所以然而徒爲調停之說是終不知太極也朱子闡發如此分明後之學者猶不知太極之所以然尚安望乎後來者耶不知朱子所謂太極卽不知吾心之太極不知吾心之太極只爲先儒調停其何益於吾心耶予向

亦爲調停之說今數年來漸透朱子所謂仁義禮智之太極是吾心本然之理欲仍爲兩可而不得予亦非好詆陸氏特著朱子所以不同於陸氏者如此於予心方暢然而無恨是蓋有不得已焉耳因紀其後云

擬上封事曰臣竊惟皇帝陛下有聰明睿知之資有孝友溫恭之德有寬仁博愛之度有神武不殺之威養德春宮垂二十年一旦受命慈皇親傳大寶凡有血氣之屬莫不觀德聽風而臣首蒙趣召且辱賜對其敢無說以效愚忠臣聞古之聖賢窮理盡性備道全德其所施爲雖無不中於義理然猶未嘗少有自足之心是以平居所以操存省

察而致其懲忿窒欲遷善改過之功者固無一念之間斷及其身之所履有大變革則又必因是而有以大警動於其心焉所以謹初始而重自新也伊尹告太甲曰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又曰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召公戒成王曰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肆惟王其疾敬德蓋深以是而望於其君其意亦已切矣今陛下自備貳而履至尊由監撫而專聽斷其爲身之變革孰有大於此者則凡所以警動其心而謹始自新者計已無所不用其極矣而臣之愚猶有懼焉者誠恐萬分有一所以警動自新之目或未悉

舉則釁孽之萌將有作於眇綿之間出於防慮之外者是以輒忘疎賤妄以平日私憂過計之所及者深爲陛下籌之則若講學以正心若修身以齊家若遠便佞以近忠直若抑私恩以抗公道若明義理以絕神姦若擇師傅以輔皇儲若精選任以明體統若振綱紀以厲風俗若節財用以固邦本若修政事以攘夷狄凡是十者皆陛下所當警動自新而不可一有闕焉者也輒敢事爲之說而昧死以獻

按己酉封事即戊申告孝宗者臚列十項使光宗逐條勉勵更覺分明而惓惓初服謹始愼終之意肫誠流露

惻惻動人眞召誥洛誥之神髓也

庚戌朱子六十一歲

答周叔謹云文字且虛心平看自有意味勿苦尋支蔓考生孔穴以汩亂義理之正脈中庸謹思之戒蓋爲此也子約書來說得大段支離要是義理太多信口信筆縱橫去得說得轉闊病痛轉深也所云須加顏子方無一毫之非禮此說卻是但未知其意向在甚處若云人須以顏子自期不可便謂已至則可若謂顏子方能至此常人不可學也則大不可想渠必不至此誤但亦只是每事須著一句纏繞令不直截耳公謹來書依舊說得太多更宜省約爲

佳朝廷方遣使命行經界議臨法此亦振民革弊之秋但不免少勞心力耳

朱子教人讀書以本文正脈爲主若便生枝葉郎屬纏繞雖是道理去本文正脈已遠故必義理正脈到得積累多後自然義理充足不至支離此窮理要法也至於克己必以顏子爲法以爲不能卽窮理不到處書中云命行經界是庚戌在漳州時

玩說得大段支離一語則丁未太涉支離爲責寺丞無疑矣

朱子曰心不定故見理不得今且要讀書須先定其心使

之如止水如明鏡暗鏡如何照物
又曰一者其心湛然只在這裏
又曰堯是初頭出治第一箇聖人尙書堯典是第一篇典
籍說堯之德都未下別字欽是第一箇字如今看聖賢千
言萬語大事小事莫不本於敬收拾得自家精神在此方
看得道理盡看道理不盡只是不曾專一或云敬莫只是
主一曰主一又是敬字注解要之事無小無大常令自家
精神思慮盡在此遇事時如此無事時也如此
仲思問敬者德之聚朱子曰敬則德聚不敬則都散了
又曰求放心非以一心求一心只求底便是已收之心操

則存非以一心操一心只操底便是已存之心心雖放千百里之遠只一收便在此他本無去來也

又曰某覺得今年方無疑

以上童伯羽錄

按此七段朱子立言簡而旨意深自家心體時時收拾湛然在這裏以此讀書應事從本領做去自學教人皆步步踏實地到此地頭仍不敢輕言自得直曰今年方無疑耳不似江西家說天地說聖賢流爲傲睨夌厲之習而已

淳冬至以書及自警詩爲贄見朱子問平日如何用工夫

曰只就已上用工夫已上如何用工夫曰只日用間察其天理人欲之辨如何察之曰只就秉彝良心處察之曰心豈直是發莫非心也今這裏說話也是心對坐也是心動作也是心何者不是心然則緊要著力在何處扣之再三淳思未答朱子縷縷言曰凡看道理須要窮箇根源來處如爲人父如何便止於慈爲人子如何便止於孝爲人君爲人臣如何便止於仁止於敬如論孝須窮箇孝根原來處論慈便窮箇慈根原來處仁敬亦然凡道理皆從根原來處窮究方見得確定不可只道我操修踐履便了多見士人有謹守資質好者此固是好及到講論義理便偏執

已見自立一般門戶移轉不得又大可慮道理要見得眞須是表裏首末極其透徹無有不盡眞見得是如此決然不可移易始得不可只窺見一班半點便以爲是如爲人父須眞知是決然止於慈而不可易爲人子須眞知是決然止於孝而不可易善須眞見得是善方始決然必做惡須眞見得是惡方始決然必不做聖賢言語須是眞看得十分透徹如從他肚裏穿過一字或輕或重移易不得始是看理徹則我與理一然一下未能徹須是浹洽始得道道理甚活其體渾然而其中燦然上下數千年眞是昭昭在天地間前聖後聖相傳所以斷然而不疑夫子之所教

者教乎此也顏子之所樂者樂乎此也圓轉處儘圓轉直截處儘直截先知所以覺後知先覺所以覺後覺問顏子之樂這是天地間至富至貴底道理樂去樂可求之否曰非也此一下未可便知須是窮究萬理要令極徹已而曰程子謂將這身來放在萬物中一例看大小大快活又謂人於天地間並無窒礙處大小大快活此便是顏子樂處這道理在天地間須是真窮到底至纖至悉十分透徹無有不盡則與萬物為一無所窒礙胸中泰然豈有不樂

問看道理須尋根原來處只是就性上看否朱子曰如何曰天命之性萬理完具總其大目則仁義禮智其中遂分

別成許多萬善大綱只如此然就其中須件件要徹曰固是如此又須看性所因是如何曰當初天地間元有這箇渾然道理人生稟得便是性曰性只是理萬理之總名此理亦只在天地間公共之理稟得來便爲我所有

又曰天下無不可說底道理如爲人謀而忠朋友交而信傳而習亦都是眼前事皆可說只有一箇熟處說不得除了熟之外無不可說者未熟時頓放這裏又不穩帖拈放那邊又不是然終不成住了也須從這裏更著力始得到那熟處頓放這邊也是頓放那邊也是七顛八倒無不是所謂居之安資之深左右逢其原

又曰敬不是只恁坐地舉足動步常要此心在這裏
徐問前夜說動靜相救靜可救得動動如何救得靜朱子
曰須是明得這理使無不盡直到萬理明徹之後此心湛
然純一便能如此如靜也不是閉門獨坐塊然自守事物
來都不應若事物亦須應既應了此心便又靜心既靜虛
明洞徹無一毫之累便從這裏應將去應得便徹便是安
而後能慮事物之來須去處置他這一事合當恁地做便
截然斷定便是慮而後能得得是靜慮是動如艮其止止
是靜所以止之便是動如君止於仁臣止於敬仁敬是靜
所以思要止於仁敬便是動固是靜救動動救靜然其本

又自此心湛然純一素無私始得心無私便動靜一齊當理心若自私便都差了動了又靜靜了又動動靜只管相生如循環無端若要一於動靜不得如人之噓吸若一向噓氣必絕了須又當吸若一向吸氣必滯了須又當噓噓之所以爲吸吸之所以爲噓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一屈一伸一闔一闢一消一息一往一來其機不曾停大處有大闔闢大消息小處有小闢闔小消息此理更萬古而不息如目豈能不瞬亦豈能常瞬又須開開了定定了又瞬瞬了又定只管恁地去消息闔闢之機至纖至微無物

不有

問日用間如何是不聞不見處人之耳目聞見常自若莫只是念慮未起未有意於聞見否朱子曰所不聞所不見不是合眼掩耳只是喜怒哀樂未發時凡萬事皆未萌芽自家便先恁地戒謹恐懼常要提起此心常在這裏便是防於未然不見是圖底意思徐問講求義理時此心如何曰思慮是心之發了伊川謂存養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可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不可

又曰戒謹恐懼是未發然只做未發也不得便是所以養其未發只是聳然提起在這裏這箇未發底便常在何曾

發或問恐懼是已思否曰思又別思是思索了戒謹恐懼正是防閑其未發或問即是持敬否曰亦是伊川曰敬不是中只敬而無失即所以中敬而無失便是常敬這中底便常在

以上陳淳錄

按此七段朱子造道益深見地益邃於此可見前二段窮究根原來處十分透徹直見到天地間公共一理稟得來便為我有則根原在這裏不可移易矣三四段居敬窮理造到熟處熟處即樂處樂處即熟處敬在這裏理在這裏所以熟所以樂也五六七段尤根原所在湛

然純一防於未然此是復其性體本然涵養到極微渺無聲臭地位即所云這箇未發底便常在何曾發言下道出炯炯氣象便知其靜中有物所云仁敬噓吸瞬定動靜相生言下道出順化知化妙旨便知其見大化齊而應事思慮皆從這裏發的是萬理明徹一心篤恭之候矣體驗到此朱子雖遠遺書尚存眞有聖言聖心覿面呈露之妙後儒輕議朱子者不過一眞如如不動之旨何嘗夢見聖學精蘊耶

又曰人亦須是通達萬變方能湛然純一

又曰格物者如言性則當推其如何謂之性如言心則當

推其如何謂之心只此便是格物

問謝氏惺惺之說朱子曰惺惺乃心不昏昧之謂只此便是敬今人說敬卻只以整齊嚴肅言之此固是敬然心若昏昧燭理不明雖強把捉豈得爲敬

問有事時須應事接物無事時此心如何朱子曰無事時亦只如有事時模樣只要此心常在也又問程子言未有致知而不在敬如何曰心若走作不定如何見得道理且如理會這一件事未了又要去理會那一件少間都成沒理會又問思慮難一如何曰徒然思慮濟得甚事某謂若見得道理分曉自無閑雜思慮人之所以思慮紛擾只緣

未實見得此理若實見得此理更何暇思慮天下何思何慮不知有甚事可思慮也又問伊川嘗教人靜坐如何曰亦是他見人要多思慮且以此教人收拾此心耳若初學者亦當如此

問操則存朱子曰心不是死物須把做活物看不爾則是釋氏入定坐禪操存者只於應事接物之時事事中理便是存若處事不是當便是心不在若只管兀然守在這裏驀忽有事至於吾前操底便散了卻是舍則亡也仲思問於未應接之時如何曰未應接之時只是戒謹恐懼而已又問若戒謹恐懼便是把持曰也須是持但不是硬捉在

這裏只要提教他醒便是操不是塊然自守

蜚卿問孔子夢周公若以聖人欲行其道而夢之耶則是心猶有所動若以壯年道有可行之理而夢之耶則又不應虛有此兆朕也朱子曰聖人曷嘗無夢但夢得定耳須看他與周公契合處如何不然又不見別夢一箇人也聖人之心自有箇勤懇惻怛不能自已處自有箇脫然無所繫累處要亦正是以此卜吾之盛衰也

一之問存養多用靜否朱子曰不必然孔子卻都就用處教人做工夫今雖說主靜然亦非棄事物以求靜既爲人自然用事君親交朋友撫妻子御僮僕不成捐棄了只閉

門靜坐事物之來且曰俟我存養又不可只茫茫隨他事物中走二者須有箇思量倒斷始得頃之復曰動時靜便在這裏動時也有靜順理而應則雖動亦靜故曰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事物之來若不順理而應則雖塊然不交於物以求靜心亦不能得靜惟動時能順理則無事時能靜靜時能存則動時能得力須是動時也做工夫靜時也做工夫兩莫相靠使工夫無間斷始得若無間斷靜時固靜動時心亦不動動亦靜也若無工夫則動時固動靜時雖欲求靜亦不可得而靜靜亦動也動靜如船之在水潮至則動潮退則止有事則動無事則靜雖然動靜無

端亦無截然爲動爲靜之理如人之氣吸則靜噓則動問答之際答則動止則靜凡事皆然且如涵養致知亦何所始但學者須自截從一處做去程子爲學莫先於致知是知在先又曰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則敬也在先從此推去只管恁地

以上劉砥錄

按此七段朱子涵養操持之學一一根於理前四段皆以通變格物惺惺見理爲主惟其萬理明徹主宰凝定得熟所以事事中理動靜皆靜卽夢亦定也

又曰讀書須是虛心方得他聖人說一字是一字自家只

平著心去秤停他都不使得一毫杜撰只順他去某向時也杜撰說得終不濟事如今方見得分明方見得聖人一言一字不吾欺只今六十一歲方理會得恁地若或去年死也則枉了自今夏來覺見得纔是聖人說話也不少一箇字也不多一箇字恰恰地好都不用一些穿鑿莊子云吾與之虛而委蛇既虛了又要隨他曲折恁地去今且與諸公說箇樣子久之自見

此段楊道夫錄

按童陳劉三家錄皆是庚戌惟楊錄是庚戌以後而與陳同在臨漳錄者亦是庚戌故紀三家於此楊錄附本

卷後合四家錄反復玩之所載朱子主敬窮理之學字字實踏平地原非一日自四十後未發涵養是日用本領工夫讀書應事必以是爲本易註恆艮二卦皆以靜爲主太極註靜者常爲主有是根本又有前後窮理工夫積月累年心中渾是至虛至明氣象至六十一歲方信得動時靜便在這裏方見得分明理會得憑地故動時心亦不動此亦自有動懇惻怛不能自已處自有脫然無所繫累處之候也豈偶然哉江西家心定是念靜氣靜而理多未透惟朱子直是理靜克念養氣皆歸於理丙午至此又是一大關自此後愈純愈熟到聖人地

位豈江西家心定者可同日語哉明者自削之

四月到漳郡首頒禮教

按年譜云臨漳風俗薄陋民不知禮至有居父母喪而不服衰絰者朱子首下教述古今禮律以開喻之又採古喪葬嫁娶之儀揭以示之命父老解說以訓子弟其俗尤崇尚釋氏男女至聚僧廬爲傳經會女不嫁者私爲庵舍以居悉禁之俗爲大變時詣學校訓誘諸生如南康時其至郡齋請業問難者接之不倦又擇士之有行義知廉恥者使列學職爲諸生倡

頒禮教則有規矩可循風俗漸正然必尊禮賢員以風

示之人心方有所興起此治郡先務也

條奏經界狀云準尚書省劄子備奉聖旨指揮令臣相度漳州先行經界事聞奏者臣衰晚迂疎無所能似猥蒙聖恩畀以郡紱靜惟僥冒常懼無以補報萬分今者乃幸遭逢聖朝不忘遐遠推行仁政首於二郡以臣守是邦使得與討論之列其為慶幸何可勝言臣自早年即為縣吏實在漳泉兩郡之間中歲為農又得備諳田畝之事竊見經界一事最為民間莫大之利其紹興年中已推行處至今圖籍有尚存者則其田稅猶可稽考貧富得失訴訟不繁公私之間兩得其利獨此泉漳汀州不曾推行細民業去

產存其苦固不勝言而州縣坐失常賦日朘月削其勢亦將何所底止然而此法之行其利在於官府細民而豪家大姓猾吏姦民皆所不便故向來議臣屢請施行輒爲浮言所沮甚者至以汀州盜賊藉口恐脅朝廷殊不知往歲汀州累次賊盜正以不曾經界貧民失業更被追擾無所告訴是以輕於從亂其時初未嘗有經界之役也以此相持久無定論不唯汀州之民不能得其所欲而泉漳二郡亦復並爲所累弊日益深民日益困論者惜之今者議臣之請且欲先行泉漳二州而次及於臨汀既免一州盜賊過計之憂又有以慰兩郡貧民延頸之望誠不可易之良

策也臣雖多病精力早衰無以仰副使令然不敢先一身之勞佚而後一州之利病竊獨任其必可行也然今已是仲秋向去十月農隙之時只有兩月之久若蒙聖慈特許施行則所有合行事件欲乞便令監司州郡一面施行若候得旨方行奏請更俟報可竊恐遲緩不及於事須至條晝並此奏聞今具下項

一推行經界最急之務在於推擇官吏臣昨因本路諸司行下詢究嘗具已見申陳欲乞朝廷先令監司一員專主其事使擇一郡守臣汰其昏謬疲軟力不任事如臣等者而使郡守察其屬縣令或不能則擇於

其佐又不能則擇於他官一州不足則取於一路見任不足則取於得替待闕之中皆委守臣踏逐申差或權領縣事或只以措置經界爲名使之審思熟慮於其始而委任責成於其終事畢之後量加旌賞果得其人則事克濟而民無擾矣伏乞聖照許賜施行一經界之法打量一事最費功力而紐折算計之法又人所難曉者本州自聞初降指揮即已差人於鄰近州縣已行經界去處取會到紹興年中施行事目及募本州舊來有曾經奉行諳曉算法之人選擇官吏將來可委者日逐講究聽候指揮但紹興年中戶部

行下打量攢算格式印本多方尋訪未見全文竊恐
諸州亦未必有欲乞聖慈特詔戶部根檢謄錄點對
行下
一圖帳之法始於一保大則山川道路小則人戶田宅
必要東西相連南北相照以至頃畝之闊狹水土之
高低亦須當衆其定各得其實其十保合爲一都則
其圖帳但取山水之連接與逐保之大界總數而已
不必更開人戶田宅之闊狹高下也其諸都合爲一
縣則其圖帳亦如保之於都而已不必更爲諸保之
別也如此則其圖帳之費亦當少減然猶竊慮今日

民力困敝又非紹興年中之比此費雖微亦恐難以
陪備若蒙朝廷矜憐三郡之民不忍使之更有煩費
則莫若令役戸只作草圖草帳而官爲置紙雇工以
造正圖正帳專委守倅及所差官會計買紙雇工之
費貲用若干錢物具申漕憲兩司許就本州所管兩
司上供錢内截撥應副如此則大利可成而民亦不
至於甚病矣又據龍巖縣尉劉璧申經界之行惟里
之正長其役最爲煩重疆理畝畝分別土色均攤税
賦其在當時勤經再歲彼出入阡陌妨廢家務固已
不勝其勞一有廣狹失度肥磽失宜輕重失當則詞

訴並興而督責又隨至矣然有產則有役適當重難使出心力以應役使亦無可奈何然彼皆鄉民安知經界書算則必召募書人以代此役而書人能書算必嘗為胥史之桀黠者莫不乘時要求高價執役之人急於期限不免隨索應酬而又攢書圖帳所用紙扎亦復不貲執役之人安能勝此勞費竊謂經界之在今日不可不行行之亦不患無成若里正里長書人紙扎之費有以處之則可舉行若坐視其殫力耗財如曩日恐非仁政之意也臣竊詳此意與臣所奏大指略同而所陳利害更為詳盡伏乞參照特許施

行

一紹興經界打量既畢隨畝均產而其產錢不許過鄉此蓋以算數太廣難以均敷而防其或有走弄失陷之弊也若使諸鄉產錢租額素來均平則此法善矣若逐鄉產錢租額素來已有輕重即是使人戶徒然遭此一番打量攢算之擾而未足以革其本來輕重不均之弊無乃徒爲煩擾而不免有害多利少之歎乎今來推行經界乃是非常之舉不可專守常法欲乞特許產錢過鄉通縣均紐庶幾百里之內輕重齊同實爲利便伏乞聖照特許施行

一本州民間田有産田有官田有職田有學田有常平租課田名色不一而其所納税租輕重亦各不同政使坐落分明簿書齊整尚難稽考何況年來産田之税既已不均而諸色之田散漫參錯尤難檢計姦民猾吏並緣爲姦實佃者或申逃闕無田者反遭俵寄至於職田俵寄不足則或撥別色官錢以充之如此之類其弊不可徧舉今來欲行經界若更存留此等名字則其有無高下仍舊不均而名色猥多不三數年又須生弊爲今之計莫若將見在田土打量步畝一概均産每田一畝隨九等高下定計産錢幾文而

總合一州諸色租稅錢米之數卻以產錢為母別定等則一例均數每產一文納米若干錢若干去州縣遠處遞減輕令米只一倉受納錢亦一庫交收卻以到官之數照元分數分隸若干為省計若干為職田若干為學糧若干為常平逐旋撥入諸色倉庫除逐年二稅造簿之外每遇辰戌丑未之年逐縣更令諸鄉各造一簿今子午卯酉年應辦大禮寅申巳亥年解發舉人惟此四年州縣無事開具本鄉所管田數四至步畝等第各注某人管業有典賣則云元係某人管業某年典賣某人見今管業卻於後項通結逐一開具某人田若干畝產錢若干使其首尾

互相照應又造合縣都簿一扇類聚諸簿通結逐戸田若干畝產錢若干文其有田業散在諸鄉者則並就煙爨地分開排總結並隨秋科稅簿送州印押下縣知佐通行收掌人戸遇有交易即將契書及兩家砧基照鄉縣簿對行批鑿則版圖一定而民業有經矣但或者尚疑如此則本州產田納稅本輕而今當反重官田納租本重而今當反輕施行之後爭競必多須俟打量了畢灼見多寡實數方可定議其說似亦有理伏乞聖照並與行下俟一面打量了畢別具利害申奏聞次

一本州更有荒廢寺院田產頗多目今並無僧行住持田土為人侵占逐年失陷賦稅不少將來打量之時無人照對亦恐別生姦弊加以數年將遂不可稽考欲乞特降指揮許令本州出榜召人實封請買不唯一時田業有歸民益富實亦免向後官司稅賦因循失陷而又合於韓愈所謂人其人廬其居之意誠厚下足民攘斥異教不可失之機會也伏乞聖照特許施行

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

第四項

臣契勘產錢不得過鄉此平世之常法也然此法之來亦甚未久向來未立此法之時產錢往往過鄉割上煙爨去處故州城縣郭所在之鄉其產無不甚重與窮山僻壤至有相倍蓰考此逐鄉產錢租額所以本來已有輕重之所由也伏乞
聖照

第五項

所謂倚寄者正田不知下落官司恐失租米即以其租分倚寄搭鄰近人戶責令送納推此一端貧民受弊亦可見矣然他處不聞有此名字獨漳州見之伏乞聖照

第六項

臣伏見本州城壁素來頹壞高者不及丈餘低者全是平地居民日夜往來不得禁制向來沈師之亂閩郡驚擾不知所爲向非朝廷威靈尋卽破滅則此邦之患何可勝言以往推來此亦事之不可不慮者今若許賣寺田其錢欲乞且令本州樁管別行相度漸爲修築之計移一兩得莫便於此並乞聖照

經界申諸司狀云熹頃在同安嘗見惠安縣丞鄭昭叔自言知仙遊縣日適值朝廷推行經界初得戶部行下事目讀之茫然不曉所謂而寮佐吏史亟請施行因竊念已猶

未曉何以使人乃閉閤謝事覃思旬日然後通曉心口反復更相詰難胸中洞然無復疑滯然後集諸同官而告語之使其有疑即以相問如是數日而同官亦無不曉者同官既曉然後定差保正保長闔縣通差不以煙爨遠近爲拘不以歇役新舊爲限但取從上丁產高人分爲二等大者以備都副保正小者以備大保長各以紙籤書其姓名分置兩貼又於二貼各分四類或物力高強或人丁衆盛或才智足任謀畫或筋力可備奔走各以其類置於一貼凡選一都一保則必兼取此四色人使之同事令其各出所長以相協濟於是人皆悅從相率就事差役既定然後

以戶部印曆印本給之又爲說其大意使之退而講究期以一日悉集縣庭凡有所疑悉其請問悉以己意詳爲解說力疲氣乏則請同官更番應之如是五六日凡爲保正長者亦無不悉曉其法然後散遣打量不過兩月他邑差役未定而仙遊打量見次第矣熹嘗竊記其言以爲若使被差之官人人如鄭君之用心則雖歲歲丈田年年經界亦無害於民者今者幸遇朝廷復有推行此法之意敢錄其說並以陳獻如蒙採擇上之朝省下之屬部不獨被差官吏有所取法亦庶幾鄭君之心因以表白於後世

按朱子答黃子耕云安仁經界文字其書一中所言戶

部行下者即是李仲水所行其言本縣措置者即是當
來邑中推廣其說雖未及一一細觀然亦可以見其不
苟之意鄉在臨漳訪問打量算法得書數種比此加詳
然鄉民卒乍不能通曉反成費力後得一法只於田段
中間先取正方步數卻計其外尖斜屈曲處約湊成方
卻自省事恨爲私意浮議所搖不得盡力其間以見均
田平賦之効此書自在辛亥歸里後未詳何時故錄於
此讀者合奏狀中狀而通考之自知朱子留心人才之
誠直捷算法之要皆道問學着實工夫而不得行其志
惜哉

朱子諭學學官以例講書歸謂諸生曰且須看他古人道理意思如何今卻只做得一篇文字讀了望他古人道理意思處都不曾見

熟聞知錄趙師虙之爲人試之政事又得其實遂首擧之其詞曰履行深醕持心明恕聞者莫不心服

以上楊道夫錄

郡中元自出公牒延郡士黃知錄樵施允壽石洪慶李唐咨林易簡楊士訓及淳與永嘉徐寓八人入學而張教授與舊職事阻格至是朱子下學僚屬又有乞留舊有官學正有司只得守法言者不止朱子變色厲詞曰郡守以承

流宣化爲職不以簿書財計獄訟爲事某初到此未知人物賢否風俗厚薄今已九月矣方知得學校底裏遂欲留意學校所以採訪鄉評物論延請貢知錄以其有恬退之節欲得表率諸生又延請前輩士人同爲之表率欲使邦人士子識些向背稍知爲善之方與一邦之人共趨士君子之域以體朝廷教養作成之意不謂作之無應弄得來沒合煞教授受朝廷之命分教一方其責任不爲不重合當自行規矩而今卻容許多無行之人爭訟職事人在學枉請官錢都不成學校士人先要識箇廉退之節禮義廉恥是謂四維若寡廉鮮恥雖能文要何用某雖不肯深爲

諸君恥之

朱子於州治射堂之後圃畫爲井字九區中區石甃爲高壇中之後區爲茆菴菴三牕左牕櫺爲泰卦右爲否卦後爲復卦前扇爲剝卦菴前接爲小屋前區爲小茅亭左右三區各列植桃李而間以梅九區之外圍繞植竹是曰遊其間笑謂諸生曰上有九疇八卦之象下有九丘八陣之法

又曰近世修史之弊極甚史官各自分年去做既不相關又不相示亦有事起在第一年而合煞處在二年前所書者既不知其尾後所書者不知其頭有做一年未終而忽

遷他官自空三四月日而不復修者有立某人傳移文州郡索事實而竟無至者嘗觀徽宗實錄有傳極詳似只寫行狀墓誌有傳極略如春秋樣不可曉其首末雜手所作不成倫理然則如之何本朝史以曆日爲骨而參之以他書今當於史院置六房吏各專掌本房之事如周禮官屬下所謂史幾人者即是此類如吏房有某注差刑房有某刑獄戶房有某財賦皆各有冊系月日而書其吏房有事涉刑獄則關過刑房刑房有事涉財賦則關過戶房逐月接續爲書史官一閱則條目具列可以依據又以台立傳之人列其姓名於轉運司令下諸州索逐人之行狀事實

墓誌等文字專委一官掌之逐月送付史院如此然後有可下筆處及異日史成之後五房書亦各存之以備漏落

又曰封建實是不可行若論三代之世則封建好處便是君民之情相親可以久安而無患不似後世郡縣一二年輒易雖有賢者善政亦做不成

又曰治愈大則愈難爲監司不如做郡做郡不如做縣蓋這裏有仁愛心便隔這一重要做件事他不爲做便無緣得及民

以上陳淳錄

舉賢教學射圃親民諸條朱子行之一方猶化猶有三

代遺風至於封建參以古史餘論乃不失先王意然非

最盛時得數百俊乂不能行也

元亨利貞說云元亨利貞性也生長收藏情也以元生以亨長以利收以貞藏者心也仁義禮智性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者情也以仁愛以義惡以禮讓以智知者心也性者心之理也情者心之用也心者性情之主也程子曰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正謂此也又曰言天之自然者謂之天道言天之付與萬物者謂之天命又曰天地以生物爲心亦謂此也

易寂感說云易曰无思也无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

下之故者何也曰无思慮也无作爲也其寂然者無時而不感其感通者無時而不寂也是乃天命之全體人心之至正所謂體用之一源流行而不息者也疑若不可以時處分矣然於其未發也見其感通之體於已發也見其寂然之用亦各有當而實未嘗分焉故程子曰中者言寂然不動者也和者言感而遂通者也然中和以性情言者也寂感以心言者也中和蓋所以爲寂感也觀言字者字可以見其微意矣

二說未詳何年啟蒙成於丙午太極西銘解出於戊申故附於後

朱子註易時已徹天命人心之本然於元亨利貞易寂感二說見之矣中庸首章說未云惟君子知道之不可須臾離者其體用在是則必有以致之以極其至焉蓋敬以直內而喜怒哀樂無所偏倚所以致夫中也義以方外而喜怒哀樂各得其正所以致夫和也敬義夾持涵養省察無所不用其戒謹恐懼是以當其未發而品節已具隨所發用而本體卓然以至寂然感通無少間斷則中和在我天人無間而天地之所以位萬物之所以育其不外是矣細玩此說所云未發而品節已具即寂而無時不感之謂隨發而本體卓然即感而無時不

寂之謂中和在我天人無間即天心人心性情之主之謂天命人心之本然朱子已當體透徹自此以往功夫日熟日純渾然燦然直達天德實孔孟周程之大宗也

太極說云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天道也始於陽成於陰本於靜流於動者人道也然陽復本於陰靜復根於動其動靜亦無端陰陽亦無始則人蓋未始離乎天而天亦未始離乎人也

元亨誠之通動也利貞誠之復靜也元者動之端也本乎靜貞者靜之質也著乎動一動一靜循環無窮而貞也者萬物之所以成終而成始者也故人雖不能不動而立人

極者必主乎靜惟主乎靜則其著乎動也無不中節而不失其本然之靜矣

靜者性之所以立也動者命之所以行也然其實則靜亦動之息爾故一動一靜皆命之行而行乎動靜者乃性之眞也故曰天命之謂性

情之未發者性也是乃所謂中也天下之大本也性之已發者情也其皆中節則所謂和也天下之達道也皆天理之自然也妙性情之德者心也所以致中和立大本而行達道者也天理之主宰也

靜而無不該者性之所以爲中也寂然不動者也動而無

不中者情之發而得其正也感而遂通者也靜而常覺動
而常止者心之妙也寂而感感而寂者也

此說亦未考何年太極註戊申授學者姑附於後

一段言天道人道之本然二段言立人極者必主靜雖
動亦靜三段言動靜皆要復性之眞四段五段責成人
在立心心有主宰一準天理方能常覺常止此是朱子
直透天命於動靜用功最細密處學者當潛心理會

周禮三德說或問師氏之官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
爲道本二曰敏德以爲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何也曰
至德云者誠意正心端本清源之事道則天人性命之理

事物當然之則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術也敏德云者
强志力行畜德廣業之事行則理之所當爲日可見之跡
也孝德云者尊祖愛親不忘其所由生之事知逆惡則以
得於已者篤實深固有以眞知彼之逆惡而自不忍爲者
也至德以爲道本明道先生以之敏德以爲行本司馬溫公以之孝德以知逆惡則趙無愧徐仲車之徒是也
凡此三者雖曰各以其材品之高下資質之所宜而教之
然亦未有專務其一而可以爲成人者也是以列而言之
以見其相須爲用而不可偏廢之意蓋不知至德則敏德
者散漫無統固不免乎篤學力行而不知道之譏然不務
敏德而一於至則又無以廣業而有空虛之弊不知敏德

則孝德者僅為匹夫之行而不足以通於神明然不務孝德而一於敏則又無以立本而有悖德之累是以兼陳備舉而無所遺此先王之教所以本末相資精麤兩盡而不倚於一偏也其又曰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長三曰順行以事師長何也曰德也者得於心而無所勉者也行則其所行之法而已蓋不本之以其德則無所自得而行不能以自修不實之以其行則無所持循而德不能以自進是以既教之以三德而必以三行繼之則雖其至末至麤亦無不盡而德之修也不自覺矣然是三者似皆孝德之行而已至於至德敏德則無與焉蓋

二者之行本無常師必協於一然後有以獨見而自得之固非教者所得而預言也唯孝德則其事爲可指故又推其類而兼爲友順之目以詳教之以爲學者雖或未得於心而事亦可得而勉使其行之不已而得於心焉則進乎德而無待於勉矣況其又能即事而充之以周於事而泝其原則孰謂至德敏德之不可至哉或曰三德之教大學之學也三行之教小學之學也鄉三物之爲教也亦然而已詳

按此說未詳何年姑附於三說後

三德說經朱子發明可了然矣敏德如武侯宣公李韓

范富諸賢與溫公相伯仲實兼孝德孝德如元魯山丁
平子輩先趙徐而稱實兼斂德三德皆全方是程朱一
脈如南軒勉齋兩先生其庶幾乎若不能兼自有偏病
如朱子所云者是以三行必由親父母而進之以尊賢
亘事師長者蓋有以也

答林黃中云示論邵氏本以發明易道而於易無所發明
某則以爲易之與道非有異也易道既明則易之爲書卦
爻象數皆在其中不待論說而自然可見若曰道明而書
不白則所謂道者恐未得爲道之眞也不審高明之意果
如何其或文予而實不予則某請以邵氏之淺近疎略者

言之蓋一圖之內太極兩儀四象八卦生出次第位置行列不待安排而粲然有序以至於第四分而爲十六第五分而爲三十二第六分而爲六十四則其因而重之亦不待用意安排而與前之三分焉者未嘗不脗合也比之並累三陽以爲乾連疊三陰以爲坤然後以意交錯而成六子又先畫八卦於內復畫八卦於外以旋相加而後得爲六十四卦者其出於天理之自然與人爲之造作蓋不同矣況其高深閎闊精密微妙又有非某之所能言者今不之察而遽以不知而作詆之某恐後之議今猶今之議昔是以竊爲門下惜之而不自知其言之僭易也

按年譜云戊申六月奏事延和殿又云林栗與朱子論易及西銘不合栗疏朱子欺慢請行能逐玩此則是書當在六月以前

學者讀易當以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爲主邵子六十四卦圖本於此朱子特加發明此易本然之理不待安排而脗合者也若夫累乾疊坤以意交錯先畫於內後畫於外說到人爲造作便不是易本然之理矣蓋易有先天後天必明於邵子先天之說知易所由來方見本然道理再看後天卦畫首震終艮與夫

三男得乾之初中上三女得坤之初中上皆是自然而然無有安排貴中不知邵子先天之易故有交錯旋加之弊乃敢輕詆邵子豈可與言易哉

答楊志仁云所書所喻存養工夫甚喜甚慰固知他人不能如此著實用工但此亦是依本分事正不須把來作奇特想只合趁此心地明淨處大著胸懷將世間道理精麤表裏從頭至尾理會一番交他眞箇通透無疑礙處方是向進若只守此些箇不敢放開每看義理亦只揀取元妙高遠無形無象處方肯理會如此則遂成偏枯倒向一邊將爲有體無用之學而與老佛無以異矣所論理氣先後

等說正坐如此此怕說有氣方具此理恐成氣先於理何故卻都不看有此理後方有此氣既有此氣然後此理有安頓處大而天地細而螻蟻其生皆是如此又何慮天地之生無所付受耶要之理之一字不可以有無言未有天地之時便已如此了也張子說得費力惟是太極通書數章說得極分明某解得又極分明可更子細看便自見得也浩然之氣若據孟子所言即合儘就麤處看不須如明道先生之說若欲理會明道先生說底則只合就日用間已身上回頭識取不須如此說徒費力也

此書未詳何年以有解得分明之語故附於戊申後

朱子立教必要世間道理通透無疑不可只守些子爲有體無用之學此所以異於陸王也即陸王亦有用處只是以法把持恐於體用一源之理未得通透故內本佛老外襲管商若不及陸王者內外皆佛老矣

答李守約云讀書之法無他惟是篤志虛心反復詳玩爲有功耳近見學者多是率爲穿鑿便爲定論或即信所傳聞不復稽考所以日誦聖賢書不識聖賢之意其所誦說只是據自家見識撰成耳如此豈復能有長進前輩蓋有親見有道而其所論終不免背馳處者想亦坐此耳所說持敬工夫恐不必如此徒自紛擾反成坐馳但只大綱收

斂勿令放逸到窮理精後自然思慮不致妄動凡所營爲無非正理則亦何必兀然靜坐然後爲持敬哉

又答李守約云大中之說不記向來所論首尾此亦只是無事之時涵養本原便是全體隨事應接各得其所便是時中養到極中而不失處便是致中推到時中而不差處便是致和不可說學者方能盡得一事一物之中直到聖人地位方能盡得大中之全體也仁包五常之說已與令弟言之如今朋友就文義上說如守約儘說得去只恐未曾反身眞箇識得故無田地可以立脚只成閑話不濟事耳

二書無年可考守約所錄語類在戊申以後所聞姑附於戊己後

朱子訓守約指出杜撰之弊使知虛心玩聖言之本義指出窮理精後思慮不妄動使知窮理大有益於持敬不走虛靜一路指出反身實箇識得使知有可立脚之田地句句是根本工夫而窮理精不妄動尤江西所不言所以朱子之學的是孔曾正脈也

又答劉公度云講學不厭其詳凡天下事物之理方冊聖賢之言皆須子細反復究竟至於持守卻無許多事若覺得未穩只有默默加功著力向前耳今聞廢書不講而反

以持守之事爲講說之資是乃兩失其宜下梢弄得無收殺只成得杜撰揑合而已

又答劉公度云奮發猛舍之喻甚善然亦須以義理浸灌涵養庶幾可以深固久遠不然一時意氣恐未可恃也如何便敢自保不復變耶

又答劉公度云究觀聖門教學循循有序無有合下先求頓悟之理但要持守省察漸久漸熟自然貫通即自有安穩受用處耳

又答劉公度云所論主敬之說固學者切務然亦要得講學窮理之功見得世間道理歷歷分明方肯如此著力若

於聖賢之言有所忽略不曾逐句逐字子細理會見得道理都未分明卻如何捺生硬做得成如所謂齋心致敬於平旦之頃以求理之所在者亦恐徒勞而無補也古人之學欲其造次顚沛之不離今乃獨求之平旦之頃則其他時節是勿當甚事耶又曰要當降心遜志且就讀書講學上子細用功久之自有見處義理細密直是使麤心看不得仔看極似繁碎久之純熟貫通則綱舉目張有自然省力處

按朱子曰陸氏會說其精神亦能感發人一時被他聳動底亦便淸明只是虛更無底簟思而不學則殆正謂

無底饑便危殆也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有堦梯而進不患不到今其徒往往進時甚銳其退亦速纔到退時便如墜千仞之淵又曰聖賢言語一步是一步近來一種議論只是跳躑初則兩三步做一步甚則十數步作一步又甚則千百步作一步所以學之者皆顛狂夫陸氏所以會說能感發人者只是人心聽者一時聳動不覺悅而從之即禪家因地㘞向之見將千百步作一步教人一超直入資稟高明者稍見心性影子以爲本來面目如此此所謂頓悟之說悟之者便敢大言狂狠高自期許不做講學窮理工夫於事理多不能

見到故倚靠不得一時意氣消餒遂有墜淵之失公度惑於陸氏朱子教以讀書講學見得世間道理歷歷分明方肯如此著力此程子栽培仁體切要之訓即易繫知崇禮卑之旨腳踏實地絕不傾倒所宜守死而不變者也孰謂朱子晚年專指本體而不教以講學窮理哉孰謂朱子讀書講學之教止在句讀文義而非尊德性之切務哉

朱子云見得世間道理歷歷分明方肯如此著力又云窮理精後自然思慮不致妄動凡所營為無非正理誠哉是言也試論之人之所以為人者仁義禮智渾然粲

然之性而已性統於心必居敬以存其心窮理以知其性果能存心用力窮理明得仁義禮知之性是自家異於禽獸上接聖賢根本不可虧損餒葸方實實下保全培養工夫明得不義富貴是害性之物方實實不處明得習心習氣是戕性之機方實實不爲所牽引明得一切非禮是害心之毒方實實能絕明得遊思雜念是誘性之媒方實實斬斷明得揚眉努眼是暴性之强賊方實實謙下明得畏懼因循是痿性之弱賊方實實振發明得貌言視聽是性之區宇方實實端凝明得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是性之萌芽方實實直達明得親義信序

別是性之綱領方實實擔當明得天地是性之源頭方實實敬事明得萬物是性之胞與方實實仁愛明得窮居是性之本分方實實安樂明得在位是性之兼善方實實施行明得患難是性之摩厲方實實順受明得閑暇是性之休適方實實恬靜明得自性與天地萬物是一箇方實實有廓然大公物來順應意明得生是此理死即是此理死生是性之終始方實實盡生死通晝夜無一息二三意造到如此精透明了則平日紛擾皆消無有心地中只是一塊天理發見昭融一身行事自然隨時隨處無非心理貫通是朱子將自家親切過來處

明白指示此所知益精涵養益粹講學窮理實爲存心養性之助惟實用功者能體之而知其歴歴有省也朱子曰到能致知已有八九分了程子曰眞知得方能行後先一軌心心相印故格物知性孔孟正脈程子接之朱子繼之陸王家只存養得昭靈之心而不窮理安得天理發見卽其直指人心亦能感發止屬一時難以持久卽能久矣或夾氣質或雜意見窮理不精害於涵養朱子早言之矣不知自反反病程朱格物爲狥外其可歎乎

答公度後四書未詳何年以前一書通辨載在戊申故

附於後

答徐彥章云未發之前固不可謂之無物但便謂情性無二更無虛靜時節則不可耳蓋未發之前萬理皆具然乃虛中之實靜中之動渾然未有形影著摸故謂之中及其已發然後所具之實理乃行乎動者之中耳來喻本欲自拔於異端然卻有侵過界分處而主張太過氣象急迫無沉浸醲郁之味尤非小失願且寬平其心涵泳此理而徐剖析於毫釐之際然後乃為真知儒佛之邪正不必如是之迫切也

又答徐彥章云示喻主善之說甚佳但善守有動靜二者

相對而言則靜者爲主而動者爲客此天理陰陽自然之理不可以寂感之嫌而廢也

又答徐彥章云中者無過不及之謂又曰和者中之異名若就厥動而求靜有體而無用耳至於分別體用乃物理之固然非彼之言也來之吾書雖無體用之云然其曰寂然而未發者固體之謂也其曰感通而方發者固用之謂也且今之所謂一者其間固有動靜之殊則亦豈能無體用之分哉非曰純於善而無間斷則遂晝度夜思無一息之暫停也彼其外物不接內欲不萌之際心體湛然萬理皆備是乃所以爲純於善而無間斷之本也今不察此而

又不能廢夫寂然不動之說顧獨詆老釋以寂然為宗無
乃自相矛盾耶大抵老釋說於靜而欲無天下之動是猶
常寐不覺而棄有用於無用聖賢固弗為也今說於動而
欲無天下之靜是猶常行不止雖勞而不得息聖賢亦弗
能也蓋其實雖有彼此之殊其倚於一偏而非天下之正
理則一而已嗚呼學者能知一陰一陽一動一靜之可以
相勝而不能相無又知靜者為主而動者為客焉則庶乎
不昧於道體而日用之間有以用其力耳
又云於本有操持涵養之功便是靜中工夫所謂靜必有
事者固未嘗有所動也但當動而動動必中節非如釋氏

之務於常寂耳

答徐彥章三書未詳何年以語意義理與太極註同姑附於戊申後學者當潛玩焉

此四段所言工夫旨趣甚微密如靜主動客心體湛然萬理皆備靜必有事固未嘗動等語非功深力到不能喻彥章其深造矣乎

答黃子耕云時事傳聞不一然亦未知是否衰病閑散既無所効其區區亦不敢深問也示諭且看大學俟見大指乃及他書此意甚善但看時須是更將大段分作小段字字句句不可容易放過常時暗誦默思反復研究未上口

時須教上口未通透時須教通透已通透後便要純熟直到不思索時此意常在心胸之間驅遣不去方是此一段了又換一段看令如此數段之後心安理熟覺得工夫省力時便漸得力也近日看得朋友間病痛尤更親切都是貪多務廣匆遽涉獵所以凡事草率粗淺本欲多知多能下梢一事不知一事不能本欲速成反成虛度歲月但能反此如前所云試用歲月之功當自見其益矣至於作無益語以本心正理揆之誠是何補於事但人不作自己功夫向外馳走便見得此等事重若果見得自己分上合做底事千條萬端有終身勉勉而不能盡者則亦自當不暇

及此矣
又答黃子耕云格物致知只是窮理聖賢欲爲學者說盡
曲折故又立此名字今人反爲名字所惑生出種種障礙
添枝接葉無有了期要須認取本意而就中看得許多曲
折分明便依此實下功夫方見許多名字並皆脫離而其
功夫實處卻無欠闕耳
二書未詳何年黃㽦錄在戊申故附於後
前答言顏書之法後答言實下功夫方見許多名字脫
離此是最親切語果功夫到此自知意味如是難爲門
外人道也

答蔡季通云人之有生性與氣合而已然卽其已合而析言之則性主於理而無形氣主於形而有質以其主理而無形故公而無不善以其主形而有質故私而或不善以其公而善也故其發皆天理之所行以其私而或不善也故其發皆人欲之所作此舜之戒禹所以有人心道心之別蓋自其根本而已然非謂氣之所爲有過不及而後流於人欲也然但謂之人心則固未以爲悉皆邪惡但謂之危則固未以爲便致凶咎但旣不主於理而主於形則其流爲邪惡以致凶咎亦不難矣此其所以爲危非若道心之必善而無惡有安而無傾有準的而可憑據也故必其

致精一於此兩者之間使公而無不善者常爲一身萬事之主而私而或不善者不得與焉則凡所云爲不待擇於過不及之間而自然無不中矣此舜戒禹之本意而序文述之固未嘗直以形氣之發盡爲不善而不容有清明純粹之時如來諭之所疑也但此所謂清明純粹者既屬乎形氣之偶然則亦但能不隔乎理而助其發揮耳不可便認以爲道心而欲據之以爲精一之地也如孟子雖言夜氣而其所欲存者乃在乎仁義之心非直以此夜氣爲主也雖言養氣而其所用力乃在乎集義非直就此氣中擇其無過不及者而養之也來諭主張氣字太過故於此有

不察其他如分別中氣過不及處亦覺有差但既無與乎道心之微故有所不暇辨耳

答胡季隨云恭叔所論似是見熹舊說而有此疑疑得大概有理但曲折處有未盡耳當時舊說誠為有病後來已多改定矣大抵其言道不可離可離非道是故君子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乃是徹頭徹尾無時無處不下工夫欲其無須臾而離乎道也不睹不聞與獨字不同乃是言其戒懼之至無適不然雖是此等耳目不及無要緊處亦加照管如云聽於無聲視於無形非謂有所聞見處卻可闊略而特然於此加功也又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謹其獨乃是上文全體工夫之中見得此處是一念起處萬事根原又更

緊切故當於此加意省察欲其自隱而見自微而顯皆無人欲之私也觀兩莫字卽見此處是念慮欲萌而天理人欲之幾最是緊切尤不可不下工處故於全體工夫之中就此更加省察然亦非必待其思慮已萌而後別以一心察之蓋全體工夫既無間斷卽就此處略加提撕使自無滲漏也此是兩節文義不同詳略亦異夫中庸本意欲人戒謹恐懼以存天理之實而已非是教人揣摩想象以求見此理之影也

答呂子約云既言道不可須臾離卽是無精麤隱顯之間皆不可離故言戒懼乎不睹不聞以該之若曰自其思慮未起之時早已戒謹非謂不戒謹乎所睹所聞而只戒謹乎不睹不聞也此兩句是結抹上文不可須臾離一節意

思了下文又提起說無不戒謹之中隱微之間念慮之萌尤不可忽故又欲於其獨而謹之又是結抹上文隱微兩何意思也蓋無所不戒謹者通乎已發未發而言而謹其獨則專為已發而設耳

三書未詳何年答蔡書發明序文其在作序後無疑矣

答胡匹書辨戒懼愼獨極精故姑附於戊巳後

按答蔡書辨氣之清明純粹不隔於理不可認為道心而據為精一之地此義最精蓋清明純粹是氣仁義禮智的確不易方是理若認氣之清明純粹為理便有窮理不透氣質夾雜之病味此有得則念臺主張氣質之

說不辨而知其謬矣答胡呂書戒權通已發未發徹頭
徹尾無時不然而謹獨就一念起處萬事根原是已發
更緊要工夫朱子說得如此分曉貫通後人以爲截分
動靜何其悖也要之朱子是時工夫滴滴歸源卻涵蓋
萬象其答季通云所諭以禮爲先之說又似識造化之
云不免倚於一物未是親切工夫耳大抵濂溪先生說
得的當通書中數數拈出幾字要當如此瞥地即自然
有箇省力處無規矩中卻有規矩未造化時已有造化
然後本隱之顯推見至隱無處不脗合也是書雖未詳
何年自在出太極通書西銘註後朱子蓋得幾字活潑

一心中天理生幾滿腔子皆是規矩造化總在這裏語嘿動靜耳聞目見都是生幾即麤見精即見見隱無有毫髮之間也他家只養得心定道理則半有半無耳其爲異端之歸於此辨之矣

答項平父云爲學次第儘有商量大抵人之一心萬理具備若能存得便是聖賢更有何事然聖賢教人所以有許多門路節次而未嘗教人只守此心者蓋爲此心此理雖本完具卻爲氣質之稟不能無偏若不講明體察極精極密往往隨其所偏墮於物欲之私而不自知近世爲此說者觀其言語動作略無毫髮近似聖賢氣象正坐此耳是以聖賢教人雖以恭敬持守爲先

而於其中又必使之卽事卽物考古驗今體會推尋內外參合蓋必如此然後見得此心之眞此理之正而於世間萬事一切言語無不洞然了其白黑大學所謂致知意誠孟子所謂知言養氣正謂此也若如來喻乃是合下只守此心全不窮理故此心雖似明白然卻不能應事此固已失之矣後來知此是病雖欲窮理然又不曾將聖賢細密言語向自己分上精思熟察而便務爲涉獵書史通曉世故之學故於理之精微旣不能及又幷與向來所守而失之所以倀倀無所依據雖於尋常淺近之說亦不能辨而坐爲所惑也夫謂不必先分儒釋者此非實見彼此皆有

所當取而不可偏廢也乃是不曾實做自家本分工夫故亦不能知異端詖淫邪遁之害茫然兩無所見而爲是依違籠罩之說以自欺而欺人耳若使自家日前曾做得窮理功夫此豈難曉之病耶然今所謂心無不體之物物無不至之心又似只是移出向來所守之心便就日間所接事物上比較耳其於古今聖賢指示剖析細密精微之藴又未嘗入思議也其所是非取舍亦据己見爲定耳又何以察夫氣稟之偏物欲之蔽而得其本心正理之全耶便謂存誠愈固養氣愈完吾恐其察之未審而自許過高異日忽逢一夫之說又將爲所遷惑而不能自安也中間得

業正則書亦方似此依違籠罩而自處甚高不自知其淺
陋殊可憐憫以書告之久不得報恐未必能堪此苦口也
大學章句一本謾往其言雖淺然路脈不差節序明審便
可行用幸試詳之

此書脈絡讀者須潛玩首言爲學工夫以主敬爲先必
資窮理見得此心之眞此理之正方能所守不差是
曾孟正脈次言只守心而不窮理既不能應事并失所
守者皆必至之弊末言無自家本分功夫而比較取舍
不過自用已見無當於本心正理之全段段說透學者
病痛故須逐層體驗過來如何心有欛柄如何事理明

白自信朱子居敬窮理齊頭用功的確不易雖欲缺其一而不敢也彼家所守亦堅不爲他說所惑究守其所守而是非取舍據已見爲定者其徒則敝敗百出矣

按朱子答或人云近世學者多是向外走作不知此心之妙是爲萬事根本其知之者又只是撐眉努眼喝罵將去便謂只此便是良心本性無有不善卻不知道若不操存踐履講究體驗則只此撐眉努眼便是私意人欲自信愈篤則其狂妄愈甚此不可不深察而遠避之也玩此段即答項書中小試所云之意正指象山之徒故附載之

按答項書未詳何年因書內大學章句一本云云故附於己酉後

答趙子欽云子靜後來得書愈甚於前大抵其學於心地工夫不為無所見但便欲恃此陵跨古今更不下窮理細密工夫卒並與其所得者而失之人欲橫流不自知覺而高談大論以為天理盡在是也則其所謂心地工夫者又安在哉

按此書未詳何年愈甚於前者當指象山辨無極之書也故附於己酉後恃此陵跨古今數語斷盡象山病痛此須反身細看方知意味聖賢之心原是兢兢業業底

即造到德盛境地仍是這樣若氣象麤厲蔑視前賢即此便是敢肆分開便沒心地工夫了當從自心省驗朱子之言深矣哉

答邵叔誼云子靜書來殊無義理每爲閉匿不敢廣以示人不謂渠乃自暴揚如此然此事理甚明識者自當知之當時若便不答卻不得也所與左右書渠亦錄來想甚得意大率渠有文字多即傳播四出惟恐人不知此其常態亦不足深怪吾人所學卻且要自家識見分明持守正當深當以此等氣象舉止爲戒耳太極等書四種謾附呈

子美言太極西銘二書象山不言西銘而專言無極者

蓋只認得老子無極二字便駁周子無極之非更不玩味其道理充塞宇宙貫徹細微之妙反復說來拈一無字別無條理朱子所以深非之即其答邵叔誼書尤喝陽無禮至今讀之其狂躁如在目前

無極太極之辨朱陸冰炭極矣嗣後書問亦少象山年譜載己酉八月六日朱子書云云正不知何所考也

答鄭仲禮云示諭為學之意甚善讀書固不可廢然亦須以主敬立志為先方可就此田地上推尋義理見諸行事若平居泛然略無存養之功又無實踐之志而但欲曉解文義說得分明則雖盡通諸經不錯一字亦何所益況又

未必能通而不誤乎近覺朋友讀書講論多不得力其病皆出於此不可不深戒也季隨季忱為學如何近來有何講論因書幸致此意

此書未詳何年因此書前有啟蒙大學章句之語故附於已酉後

此書教仲禮主敬立志為先而讀書窮理就此田地上做工夫須與答張元德王欽之諸書參看

答蘇晉叟云示及自警詩甚善然頗覺有安排湊合之意要須只就日用分明要切處操存省察而此意油然自生乃佳耳

此書未詳何年以集中載先塋一書有前此病足數語在戊申後故附之

宗陸王者多議朱子湊合之語但朱子云然者欲學者立心隱微中有生意零星用功自有不期而合之妙若無本而湊合則所深戒觀此書及答直卿論太極立脚處可見矣

答王子合云前書所云實地功夫者甚善但常存此意時復提撕勿令墜墮乃佳今時學者未論外誘多只是因循怠惰自放倒耳眞不可以不戒至於出門有礙之說似未然自家持守處固是不可放過至於應事接物同異淺深

豈容固必但看得破把得定自不妨各隨分量應副將去何必如此懷不平之心而浪自苦哉纔有此等意思恐亦便是本原有不察處政不可作兩截看

前書本註己酉故附後此書欲子合處處向本原做工夫

答吳伯豐云學問臨事不得力固是靜中欠卻工夫然欲舍動求靜又無此理蓋人之身心動靜二字循環反復無時不然但常存此心勿令忘失則隨動隨靜無處不是用力處矣且更著實用功不可只於文字上作活計

必大錄在戊己故附後此書教伯豐即動驗靜

答劉履之云衰朽益甚思與師友反復講論而外事紛擾不能如願如履之者又相去之遠不得早晚相見爲恨然此事全在當人自家著力雖日親師友亦須自做功夫不令間斷方有入處得箇入處卻隨時遊心自不相妨雖應科舉亦自不爲科舉所累

此書未詳何年以砥饒後錄庚戌所聞故附於此

自做工夫不令間斷方有入處此切要語惟實居敬窮理者始知入處若不得箇入處讀書治身苟免過失而已

或問存心朱子曰存心只是知有此身謂如對客但知道

我此身在此對客

又曰學者須是爲己聖人教人只在大學第一句明明德上以此立心則如今端己斂容亦爲己也讀書窮理亦爲己也做得一件事是實亦爲己也聖人教人持敬只是須從這裏說起其實若知爲己後卽自然著敬

又曰人只有箇仁義禮智四者是此身綱紐別無他物當於其發處體驗擴充將去惻隱羞惡辭遜是非日間時時發動特人自不能擴充耳又言四者時時發動特有正不正耳如暴戾愚狠便是發錯了羞惡之心含糊不分曉便是發錯了是非之心如一種不遜便是發錯了辭遜之心

日間一正一反無往非四端之發

以上李方子錄

又曰今人說養氣皆謂在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四句上要緊未必在此藥頭只在那以直養而無害及集義上這四句卻是箇炮炙煅煉之法直只是無私曲集義只是事事皆直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便是浩然之氣而今只將自家心體驗到那無私曲處自然有此氣象

劉用之問夜氣之說朱子曰他大意只在操則存舍則亡兩句上心一放時便是斧斤之戕牛羊之牧一收斂在此便是日夜之息雨露之潤他要人於旦晝時不為事物所

泪

又曰孟子說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弗能奪也此語最有力且看他下一箇立字昔汪尚書問焦先生爲學之道焦只說一句曰先立乎其大者以此觀之他之學亦自有要卓然竪起自心方子錄云立者卓然竪起此心便是立所謂敬以直內也故孟子又說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求放心非是心放出去又討一箇心去求他如人睡著覺來睡是他自睡覺是他自覺只是要常惺惺趙昌父云學者只緣斷續處多曰只要學一箇不斷續

文蔚曰如天道流行化育萬物其中莫非至理灑掃應對

酬酢萬變莫非誠意寓於其間朱子曰不然鳶飛魚躍上下昭著莫非至理但人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分將出來不得須是於此自有所見因謂明道言此引孟子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爲證謝上蔡又添入夫子與點一事且謂二人之言各有著落文蔚曰明道之意只說天理自然流行上蔡則形容曾點見道而樂底意思朱子默然又曰今且要理會必有事焉將自見得又曰非是有事於此卻見得一箇物事在彼只是必有事焉便是本色文蔚曰於有事之際其中有不能自已者曰卽此便是今且虛放在此未須强說如虛著一箇紅心時復射一射久後自

中

此段於程子鳶飛魚躍之旨引而不發如漢卿錄叔重舊說今說錄參考文義則妙義顯著矣

文蔚以所與李守約答問書請教朱子曰大概亦是如此只是尊德性工夫卻不在紙上在人自做問學工夫節目卻多尊德性工夫甚簡約且如伊川只說一箇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只是如此則更無事某向來自說得尊德性一邊輕了今覺見未是上面一截便是一箇坯子有這坯子學問之功方有措處

以上陳文蔚錄此段云今覺見未是一語不可泥朱子

是時尊德性之功已熟而猶云然者恐學者執向來所說於尊德性工夫有缺耳細玩只是如此別更無事入字非得力人不能道

朱子問遺書中欲夾持這天理則在德一段看得如何必大對曰中庸所謂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朱子默然久之必大問如何曰此說亦得然只是引證畢竟如何是德曰只是此道理因講習躬行後見得是我之所固有故守而勿失耳曰尋常看據於德如何說必大以横渠得寸守寸得尺守尺對曰須先得了方可守如此說上依舊認德字未著今且說只是這道理然須長長提撕令在己者決定

是做得如此如方獨處默坐未曾事君親接朋友然在我者已渾全是一箇孝弟忠信底人以此做出事來事親則必孝事君則必忠與朋友交則必信不待旋安排蓋存於中之謂德見於事之謂行易曰君子以成德爲行正謂以此德而見諸事耳德成於我者若有一箇人在內必定孝弟忠信斷不肯爲不孝不弟不忠不信底事與道家所謂養成嬰兒在內相似凡人欲邊事這箇人斷定不肯教自家做故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謂雖未曾說出來時存於心中者已斷是如此了然後用得戒謹恐懼存養工夫所以必用如此存養者猶恐其或有時間斷故耳

程子所謂須有不言而信者謂未言動時已渾全是箇如此人然却未有迹之可言故曰言難爲形狀又言學者須學文知道者進德而已有德則不習無不利自初學者言之他既未知此道理則教他認何爲德故必先令其學文既學文後知得此道理了方可教其進德聖人教人既不令其躐等級做進德工夫不令其止於學文而已德既在已則以此行之耳不待外面勉强旋做故曰有德則不習無不利凡此工夫全在收斂近裏而已中庸末章發明此意至爲深切自衣錦尚絅以下皆是只暗暗地做工夫去然此理自掩蔽不得故曰闇然而日章淡而不厭簡而文

溫而理皆是收斂近裏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一句緊一句朱子再三誦此六言曰此工夫似淡而無味然做時卻自有可樂故不厭似乎簡略然大小精麤秩然有序則又不止於簡而已溫厚似不可曉而條目不可亂是於有序中更有分別如此入細做工夫故能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夫見於遠者皆本於吾心可謂至近矣然猶以己對物言之知風之自則知凡見於視聽舉動者其是非得失必有所從來此皆本於一身而言矣至於知微之顯則又說得愈密夫一心至微也然知其極分明顯著學者工夫能如此收斂方可言德然亦未可便謂之德

但如此則可以入德矣其下方言倘不愧於屋漏蓋已能如此做入細工夫知得分明了方能謹獨涵養其曰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蓋不動不言時已是箇敬信底人了又引詩不顯惟德予懷明德德輶如毛言之一章之中皆是發明箇德字然所謂德者實無形狀故以無聲臭終之

甚哉朱子之學異於陸氏也陸氏教人靜坐氣質私欲夾雜在裏面一旦觸發並靜虛氣象不可倚靠其弊由於執德不固見理不明所以天理不為己有也玩朱子此段發揮程子之言中庸末章之義實可持循若存於心者不能斷然必是孝弟忠信則見於事者必不能依

理而行雖亘心發見有意於戒謹恐懼靜坐氣質私欲
倏起倏滅所謂根苗已在依稀恍惚間安望其發榮滋
長故必以得於己爲第一著而以成德爲行示學者也
第朱子立此言者爲學者能用功夫收斂近己使知實
得而不可恁地悠忽若初學者茫然未知德所從來徒
勞思慮何所執持學文數行即是格物工夫必須熟玩
大學首章格物章或問先知得天命明德是自家性命
的道理是人禽直罔的關頭能存得便是人便是直生
不能存得便是禽獸便是罔生由此研究漸漬日積月
累歷之數年此心必孝弟忠信方安不然即不安終日

終夜在此醞釀加以前言往行栽培灌溉躬行實踐時刻不忘纔有渾全是箇孝弟忠信底人氣象在心中此非可以一蹴到也惟窮理居敬齊頭用功造到德成於我則胸中都是天理有箇不言而信者漸漸可到篤恭地位矣此朱子之學為孔孟正宗非他家從靜虛入者所可抗衡也夫

玩以成德為行數行知朱子所云敬便有義義便有敬直內便方外方外便直內是的確有依據工夫存於心者斷是如此非直內便方外乎以此德見諸事人欲邊事這箇人斷定不肯教自家做非方外便直內乎方是

內外合一之實境

邱玉甫作別請益朱子曰此道理儘說只如此工夫全在人人卻聽得頭了不曾眞箇做須知此理在己不在人得之於心而行之於身方有得力不可只做冊子工夫

戴明伯請教朱子曰且將一件書讀聖人之言即聖人之心聖人之心即天下之理且逐段看令分曉則道理自逐旋分明去得自家心上一病便是一箇道理明也道理固是自家本有但如今隔一隔了須逐旋指磨呼喚得歸然無一喚便見之理如金溪只要自得若自得底是固善若自得底非卻如何不若且虛心讀書

玩前一段不可只做冊子工夫凡議朱子格物爲狥外者非矣玩後一段聖人之心四句凡議朱子注釋爲文義章句者非矣朱子合身心書籍總是一理一件工夫如此切要而不見信於後世由於細心看語類者無人也可慨哉

朱子教人必知此理在已返之身心讀書明理方有實得不返身心散漫求理無有是處非朱子之教也如江西家略於讀書終隔一層事物之理卽聖賢之心卽自己之心不加講求必有冥行顚倒之弊故虛心讀書明理去病皆在於此及門如勉齋敬子安卿諸先生存心

無一毫放鬆無一毫偏戾事理則處處貫徹其得於朱子者深矣

以上吳必大錄

又曰戒謹不睹恐懼不聞非謂於睹聞之時不戒懼也言雖不睹不聞之際亦致其謹則睹聞之際其謹可知此乃統同說承上道不可須臾離則是無時不戒懼也然下文謹獨既專就已發上說則此段正是未發時工夫只得說不睹不聞也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愼其獨上既統同說了此又就中有一念萌動處雖至隱微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尤當致謹如一片止水中間忽有一點微動處

此最緊要著工夫處

語諸生曰人之爲學五常百行豈能盡常常記得人之性五常爲大五常之中仁尤爲大而人之所以爲是仁者又但當守敬之一字只是常求放心晝夜相承只管提撕莫令懈惰則雖不能常常盡記衆理而義禮智信之用自然隨其事之當然而發見矣子細思之學者最是此一事爲要所以孔門只是教人求仁

以上李閎祖錄一片止水晝夜相承隨事發見是本體工夫合一無間全體發用一以貫之之候矣孰謂晚年方悟哉

問塞乎天地之間朱子曰天地之氣無所不到無處不透是他氣剛雖金石也透過人便是稟得這箇氣無欠闕所以程子曰天人一也更不分別浩然之氣乃吾氣也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一爲私欲所蔽則慊然而餒却甚小也又曰浩然之氣只是氣大敢做而今一樣人畏避退縮事事不敢做只是氣小有一樣人未必識道理然事事敢做是他氣大如項羽力拔山兮氣蓋世便是這樣氣人須有蓋世之氣方得文蔚錄云塞天地只是氣魄大如所謂氣蓋世又曰如古人臨之以死生禍福而不變敢去罵賊敢去狗國是他養得這氣大了不怕他又也是他識道理故能如此

此不知何氏錄因註有文蔚錄故敘於戊申後

王景仁問仁朱子曰無以爲也須是試去屏疊了私欲然後子細體認本心之德是甚氣象無徒講其文義而已也

問或問常目在之眞若見其參於前倚於衡也則成性存存而道義出矣不知所見者果何物耶朱子曰此豈有物可見但是凡人不知省察常行日用每與是德相忘亦不自知其有是也今所謂顧諟者只是心裏常常存著此理在一出言則言必有當然之則不可失也一行事則事必有當然之則不可失也不過如此耳初豈實有一物可以見其形象耶

此李壯祖錄不紀年壯祖閎祖弟也故敘於戊申後

以上三段一段言養氣二段言寡欲三段言存理非寡欲存理氣安得壯非寡欲理安得存學者當識其次第

又曰自早至暮無非是做工夫時節

又曰萬事皆在窮理後經不正理不明看如何地持守也只是空

又曰聖賢言語似乎不同然未始不貫如夫子非禮勿視聽言動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言忠信行篤敬這是一副當說話到孟子又卻說求放心存心養性大學又有所謂格物致知正心誠意至程先生又專一發明一箇

敬字若只恁看似乎參錯不齊千頭萬緒其實只一理道夫曰泛泛於文字間祇覺得異實下工則貫通之理始見曰然只是就一處下工夫則餘者皆兼攝在裏聖賢之道如一室然雖門戶不同自一處行來便入得但恐不下工夫爾

又曰看大學且逐章理會須先讀本文念得次將章句來解本文又將或問來參章句須逐一令記得反復尋究待他浹洽既逐段曉得將來統看溫尋過這方始是須是靠他這心若一向靠寫底如何得

又曰格物須是從切己處理會去待自家者已定疊然後

漸漸推去這便是能格物

又曰大學說一格物在裏卻不言其所格者如何學者欲見下工夫處但看孟子便得如說仁義禮知便窮到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之心說好貨好色好勇便窮到太王公劉文武說古今之樂便窮到與民同樂處說性便格到纖毫未動處這便見得他孟子胸中無一毫私意蔽窒得也故其知識包宇宙大無不該細無不燭

問致知之要當知至善之所在云云朱子曰天下之理偪塞滿前耳之所聞目之所見無非物也若之何而窮之哉須當察之於心使此心之理既明然後於物之所在從而

察之則不至於汎濫矣

問由中而外自近而遠朱子曰某之意只是說欲致其知者須先存得此心此心既存卻看這箇道理是如何又推之於身又推之於物只管一層展開一層又見得許多道理又曰九容這便是一身之則所當然者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皆是人所合當做而不得不然者非是聖人安排這物事約束人如洪範亦曰貌曰恭以至於睿作聖夫子亦謂君子有九思此皆人之所不可已者

問立志以定其本莫是言學便以道爲志言人便以聖爲志之意否朱子曰固是但凡事須當立志不可謂今日做

些子明日便休又問敬行乎事物之內曰這箇便是細密處事事要這些子在立志便要卓然在這事物之上看是甚麽都不能奪得他又不恁地細細碎碎這便是志立乎事物之表所以今江西諸公多說甚大志開口便要說聖說賢說天說地傲睨萬物目視霄漢更不肯下人問如此則居敬以持其志都無了曰豈復有此據他才說甚敬便壞了那箇又曰五峰說得這數句甚好但只不是正格物時工夫卻是格物已前事而今卻須恁地

以上楊道夫錄

此八段須細細體驗其格物工夫要處在察之於心使

心理既明自家定疊然後漸推去此一定次序也或曰恐記錄有誤心能察物而曰察之於心非以心察心乎非也觀心說云心而自操則亡者存便知心而自察則昧者明豈有以心察心之弊乎

朱子問顧諟天之明命如何看答云天之明命是天之所以命我而我之所以爲德者雖曰至善苟不能常提撕省察使大用全體昭晰無遺則人欲益滋天理益昏而無以有諸已矣曰此便是至善但今人無事時又卻恁昏昏地至有事時又隨時逐物而去都無一箇主宰這須是常加省察眞如見一箇物事在裏不要昏濁了他則無事時自

然疑定有事時自然隨理而處無有不當

按至善朱子固以事物言此段正以本體言言事物即包本體蓋朱子立言原未嘗說一邊遺一邊人心至善合下該體用後儒執朱子之解者未詳考而心體之故不免偏泥角勝之弊

又曰四者心之所有不可使之有所私才有所私便不能化梗在胸中今人才忿懥雖有可喜事亦不喜便是蹉過事理了設使此心如太虛然則應接萬務各止其所而我無所與便視而見聽而聞食而知其味矣看此一段只是要人不可先有此心耳

蜚卿問恕字古人所說有不同處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便與大學絜矩程子所謂推己都相似如程子所引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及大學中有諸己而後求諸人卻兼通不得如何朱子曰也只是一般但對副處別子細看便可見某當初似此類都逐項寫出一字對一字看少間紙上底通心中底亦脫然且如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各正性命底便如乾道變化底所以爲恕直卿問程子言如心爲恕如心之義如何曰萬物之心便如天地之心天下之心便如聖人之心天地生萬物一箇物裏面便有一箇天地之心聖人於天下一箇人裏面便有一箇聖人之心聖人之心

自然無所不到此便是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聖人之忠恕也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便是推己之心做到那物上賢者之忠恕也這事便是難且如古人云不廢困窮不虐無告自非大無道之君孰肯廢虐之者然心力用不到那上便是自家廢虐之須是聖人方會無一處不到

又曰一譬如元氣八萬四千毛孔無不貫通是恕也又曰一以貫之只是萬事一理伊川謂言仁義亦得蓋仁是統體義是分別某謂言禮樂亦得樂統同禮辨異言畢復抗聲而誦曰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

問不違仁是此心純然天理其所得在內得一善則服膺而弗失恐是所得在外朱子曰得一善則服膺弗失便是三月不違仁處又問是如何曰所謂善者卽是收拾此心之理顏子三月不違仁豈直愢虛空湛然常閉門合眼靜坐不應事不接物然後爲不違仁顏子有事亦須應須飲食須接賓客但只是無一毫私欲耳

按朱子云服膺便是不違仁則中庸擇守之說自是本體工夫合一之學俗解一善嫌於偏外失之遠矣

道夫曰知崇便是博禮卑便是約否朱子曰博然後崇卑然後約理窮譏卓然於事物之表眼前都欄自家不住如

此則所謂崇戒謹恐懼一舉一動一言一行無不著力如此則見卑又問知崇如天禮卑如地而後人之理行乎曰知禮成性而天理行乎其間矣

以上楊道夫錄

按此六段朱子是時久已造一貫地頭天命至善一也隨事至善貫也心如太虛一也各止其所貫也衆一也禮貫也統體不違仁一也隨事不違仁貫也知禮成性一也天理行乎其間貫也玩聖人之心無所不到數語尤見朱子之心已純是天理仰觀俯察一切應用都是此理所以庚戌有見得分明理會得恁地之語功深學

到左右逢原非偶然也彼一超直入如來地者氣質物欲未化全體大用未通只握定些微靈光烏足語此宜其以道問學目之矣

又曰明道定性書自胸中瀉出如有物在後面逼逐他相似皆寫不辦直卿曰此正所謂有造道之言曰然只是一篇之中都不見一箇下手處蜚卿曰擴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這莫是下工處否曰這是說已成處且如今人私欲萬端紛紛擾擾無可奈何如何得他大公所見與理皆是背馳如何便得他順應道夫曰這便是先生前日所謂也須存得這箇在日也不由你存此心紛擾看著甚方法也

不能得他住這須是見得須是知得天下之理都著一毫私意不得方是所謂知止而後有定也不然只見得他如生龍活虎相似更把捉不得

問德不勝氣一章朱子曰張子只是說性與氣皆從上面流下來自家之德若不能有以勝其氣則祇是承當得他那所賦之氣若是德有以勝其氣則我之所受皆天之德其所以賦予我者皆天之理氣之不可變者惟死生修夭而已蓋死生修夭這卻還他氣至義之於君臣仁之於父子所謂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這箇卻須由我不由他了

道夫言看西銘覺得句句是理一分殊朱子曰合下便有一箇理一分殊從頭至尾又有一箇理一分殊是逐句恁地又曰合下一箇理一分殊截作兩段只是一箇天人道夫曰他說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如此則是三箇曰混然中處則便是一箇許多物事都在我身中更那裏去討一箇乾坤

道夫言羅先生教學者靜坐中看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未發作何氣象李先生以爲此意不惟於進學有力兼亦是養心之要而遺書有云既思則是已發昔嘗疑其與前所舉有礙細思亦甚緊要不可以不考直卿曰此問亦甚

切但程先生剖析毫釐體用明白羅先生探索本原洞見
道體二者皆有功於世善觀之則亦並行而不相悖矣況
羅先生於靜坐觀之乃其思慮未萌虛靈不昧自有以見
其氣象初未害於未發蘇季明以求字爲問則求非思慮
不可此伊川所以力辨其差也朱子曰公雖是如此分解
羅先生說終恐做病如明道亦說靜坐可以爲學謝上蔡
亦言多著靜不妨此說終是小偏才偏便做病道理自有
動時自有靜時學者只是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見得世間
無處不是道理雖至微至小處亦有道理便以道理處之
不可專要去靜處求所以伊川謂只用敬不用靜便說得

平也是他經歷多故見得恁地正而不偏若以世之大段紛擾人觀之若會靜得固好若講學則不可有毫髮之偏也

彦忠問居常苦私意紛攪雖卽覺悟而痛抑之然竟不能得潔靜不起朱子笑曰此正子靜有頭之說卻是使得惟其此心無主宰故爲私意所勝若常加省察使良心常在見破了這私意只是從外面入縱饒有所發動只是以主待客以逸待勞自家這裏亦容他不得此事須是平日著工夫若看他起後方省察殊不濟事

又曰爲學雖是立志然書亦不可不讀須將經傳本文熟

復如仲思早來所說專一靜坐如浮屠氏塊然獨處更無酬酢然後爲得吾徒之學正不如此遇無事則靜坐有事則讀書以至接物處事常教此心光瞻瞻地便是存心豈可凡百放下祇是靜坐向日蜚卿有書亦說如此某答之云見有事自那裏過卻不理會卻只要如此如何是實下功夫

朱子問別看甚文字曰只看近思錄今日問過明日復將來溫尋子細熟看曰如適間所說元亨利貞是一箇道理之大綱目須當時復將來子細研究如濂溪通書只是反復說道一箇道理蓋那裏雖千變萬化千條萬緒只是這

一箇做將去

以上楊道夫錄

按此七段朱子身心源流工夫畢見如論定性書推本知止有定德勝氣推本由我不由氣西銘乾坤推本都在我身中此眞透徹本原不假外索緊要工夫只在主敬存心使此心光明洞達道理瞭然則讀書應事千條萬緒只是這一箇做將去豈晚年始悟本體以立教哉

仲思言正大之體難存朱子曰無許多事古人已自說了言語多則愈支離如公昨來所問涵養致知力行三者便是以涵養做頭致知次之力行次之不涵養則無主宰如

做事須用人纔放下或困睡這事便無人做主都由別人不由自家既涵養又須致知既致知又須力行若致知而不力行與不知同亦須一時並了非謂今日涵養明日致知後日力行也要當皆以敬爲本敬卻不是將來做一箇事今人多先安一箇敬字在這裏如何做得敬只是提起這心莫教放散恁地則心便自明這裏便窮理格物見得當如此便是不當如此便不是既是了便行將去今且將大學來讀便見爲學次第初無許多屈曲又曰古人於小學中已自把捉成了故於大學之道無所不可今人既無小學之功卻當以敬爲本

又曰人之一心本自光明常提撕他起莫爲物欲所蔽便將這箇做本領然後去格物致知如大學中條目便是材料聖人教人將許多材料來修治平此心令常常光明耳

按修治字誤

伊川云我使他思時便思如此方好倘臨事不醒只爭一餉時便爲他引去且如我兩眼光瞻瞻又白日裏在大路上行如何會被人引去草中只是我自昏睡或暗地裏行便被人胡亂引去耳但只要自家常醒得他做主宰出乎萬物之上物來便應易理會底便理會得難理會底思量久之也理會得若難理會底便理會不得是此心尚昏未明便用提醒他

此一段楊驥錄

問致知在格物朱子曰知者吾自有此知此心虛明廣大無所不知要當極其至耳今學者豈無一斑半點只是為利欲所昏不能致其知孟子所謂四端此四者在人心發見於外吾友還曾平日的見其有此心須是見得分明則知可致今有此心而不能致臨事則昏惑有事則膠擾百種病根皆自此生又問日用之間作事接人皆是格物窮理曰亦須知得根本若不知得只是作事只是接人何處為窮理

此不知何氏錄因與上段類故附之按此朱子立教以

主敬知行爲主甚重人心之知人心自有知自是光明

存心窮理實是一事存心是窮理之根窮理即窮此心之理窮物理亦是此心之理無心外之理也謂朱子析心理爲二者何不潛心細玩耶

或問格物問得太煩朱子曰若只此聯纏說濟得自家甚事某最怕人如此人心是箇神明不測物事今合是如何理會這耳目鼻口手足合是如何安頓如父子君臣夫婦朋友合是如何區處就切近處且逐旋理會程先生謂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不可不察又曰徒欲汎然觀萬物之理恐如大軍之遊騎出太遠而無所歸又曰格物莫若察之

於身其得尤切莫急於教人然且就身上理會凡纖悉細大固著逐一理會然更看自家力量了得底如何

問先生舊解致知欲人明心之全體新改本卻削去只說理何也朱子曰理即是此心之理檢束此心使無紛擾之病即此理存也苟爲不然豈得爲理哉問致知自邇而推至於精自近而推至於遠不知所推如世間甚事曰自無穿窬之心推之至於以不言餂之類自無欲害人之心推之舉天下皆在所愛至如一飯以奉親至於保四海通神明皆此心也

問忠恕一貫朱子曰不要先將忠恕說且看一貫底意思

如堯之克明峻德黎民於變時雍這須從裏面發出來曾子工夫已到如事親從兄忠信講習千條萬緒一身親歷之聖人一點他便醒元來只從一箇心中流出來如夜來守約之說只是曾子篤實每事必反諸身所謂孝所謂禮必窮到底若只守箇約卻沒實處忠恕本末是一貫緣聖人告以一貫之說故曾子借此二字以明之一貫是無作爲底忠恕是有作爲底將箇有作爲底明箇無作爲底窩

問推廣得去則天地變化草木蕃推廣不去天地閉賢人隱如何朱子曰亦只推已以及物推得去則物我貫通自有箇生生無窮底意思便有天地變化草木蕃氣象天地

只是這樣道理若推不去物我隔絕欲利於己不利於人似此氣象全然閉塞隔絕了便似天地閉賢人隱

問如何是體信達順朱子曰體信只盡道至誠道理順即自此發出所謂和者天下之達道體信達順即是主忠行恕問聰明睿智皆由是出是由恭敬出否曰是心常恭敬則常光明又贊言修己以敬一句須是如此這處差便是顛倒錯亂詩稱成湯聖敬日躋聖人所以為聖人皆由這處求這處做得工夫直是有功

問謝氏謂如天之於眾形非物刻而雕之是如何朱子曰天只是一氣流行萬物自生自長自形自色豈是逐一粧

點得如此聖人只是一箇大本大原裏發出視自然明聽自然聰色自然溫貌自然恭在父子則爲仁在君臣則爲義從大本中流出便成許多道理只是這箇一便貫將去所主是忠發出去無非是恕

問惻隱之心因感而發前輩令以此操而存之充而達之不知如何要常存得此心朱子曰此心因物方感得出來如何强要尋討出此心常存在這裏只是因感時識得此體平時敬以存之久久會熟善端發處益見得分曉則存養之功益有所施矣又曰學者要識得此心存主在敬四端漸會擴充矣

器之問孟子平旦之氣甚微小如何會養得完全朱子曰不能存得夜氣皆是旦晝所爲壞了所謂好惡與人相近者幾希今只要得去這好惡上理會日用間於這上見得分曉有得力處夜氣方與你存夜氣上卻未有工夫只是去旦晝理會只兩字是箇大關鍵這裏有工夫日間進得一分道理夜氣便添得一分到第二日更進得一分道理夜氣便添得二分第三日更進得一分道理夜氣便添得三分日間只管進夜間只管添添來添去這氣便盛恰似使錢相似日間使百錢使去九十錢留得十錢這裏第二日百錢中使去九十錢又積得二十錢第三日如此又積

得三十錢積來積去被自家積得多了人家便從容日間悠悠地過無工夫不長進夜間便滅了一分氣第二日無工夫夜間又減了二分氣第三日如此又減了三分氣加此梏亡轉深夜氣轉虧損了夜氣既虧愈無根腳日間愈見鑿壞這處便是梏之反復違禽獸不遠亦似使錢一日使一百卻使了一百十錢所有底便減了第二日使了百二十所留底又減了使來使去轉多這裏底日日都消磨盡了因舉老子言治人事天莫若嗇夫惟嗇是謂早復早復之謂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大意與孟子相似但他是就養精神處說其意自別平旦之氣便是旦晝做工夫

底樣子日用間只要此心在這裏
問初學精神易散靜坐如何朱子曰此亦好但不專在靜
處做工夫動作亦當體驗聖賢教人豈專在打坐上要是
隨處著力如讀書如待人處事若動若靜若語若默皆當
存此無事時只合靜心息念且未說做他事只自家心如
何令把捉不定恣其散亂走作何益於學孟子謂學問之
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不然精神不收拾則讀書無滋
味應事多齟齬豈能求益乎
寓問有事時應事無事時心如何朱子曰無事時只得無
事有事時也如無事時模樣只要此心常在所謂動亦定

靜亦定也

寓問如古人詠歌舞蹈到動盪血脈流通精神處今既無之專靠義理去研究恐難得悅樂不知如何朱子曰只是看得未熟耳若熟看待浹洽則悅矣又說寓讀書看義理須是開闊胸次令磊落明快恁地憂愁作甚底亦不可先責效才責效便有憂愁底意思只管如此胸中結聚一餅子不散須是胸中寬閑始得而今且放置閑事不要閑思量只專心去玩味義理便會心精心精便會熟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無事時且存養在這裏提撕警覺不要放肆到那講習應接便當思量義理用義理做將去無事

時便着存養收拾此心

寓問前夜先生所答一之動靜處曾舉云譬如與兩人同事須是相救始得寓看來靜卻救得動不知動如何救得靜朱子曰人須通達萬變心常湛然在這裏亦不是閉門靜坐塊然自守事物來也須去應應了依然是靜看事物來應接去也不難便是安而後能慮動了靜靜了動動靜相生循環無端又問此說相救是就義理處說動靜不知就應事接物處說動靜如何曰應事得力則心地靜心地靜則應事分外得力便是動救靜靜救動其本只在湛然純一素無私心始得無私心動靜一齊當理才有一毫之

私便都差了

朱子謂寓曰文字可汲汲看悠悠不得急看方接得前面看了底若放慢則與前面意思不相接矣莫學某看文字到六十一歲方略見得道理恁地

直卿云看來神字本不專說氣也可就理上說先生只就形而下者說朱子曰所以某就形而下說畢竟就氣處多發出光彩便是神味道問神如此說心又在那裏曰神便在心裏凝在裏面爲精發出光彩爲神精屬陰神屬陽說到魂魄鬼神又是說到大段麤處

以上徐寓錄

按此十二段朱子工夫無毫髮向外處格物致知二段知處皆心上用工也忠恕一貫體信達順明聰溫恭惻隱存達四段行處皆心上用工也夜氣一段心上積累極分明也求放心段下手處也有事無事只要此心常在段動靜無間斷也通達萬變此心湛然段格致誠正之功也無事時提撕不放講習應接用義理做去段動靜之實功也動靜相生相救段皆本於此心純一也心精神段體會到微渺處也要皆就身心上著實收斂充廣直是一心該括萬理包羅萬象而太極把柄闔闢在我者此六十一歲方見得道理恁地之意也宗陸王者

以朱子之學爲徇外其必直趨虛靜爲向內無疑矣

寓問前夜段與陳錄大同小異

實錄院略無統紀修撰官三員檢討官四員各欲著撰不相統攝所修前後往往不相應朱子嘗與衆議欲以事目分之譬之六部吏部專編差除禮部專編典禮刑部專編刑法須依次序編排各具首末然後類聚爲書方有條理又加一事而記數不同者須置簿抄出與衆會議然後去取庶幾存得總底在惟葉正則不從 閎祖錄

又曰今上下匱乏之勢須先正經界賦入既正總見數目量入爲出罷去冗費而悉除無名之賦方能救百姓於湯火

中若不認百姓是自家百姓便不恤

又曰古者王畿千里而已然官屬已各令其長推擇今天下之大百官之眾皆總於吏部下至宰執幹辦使臣特其家私僕爾亦須吏部差注所以只是衮衮地鶻突差將去何暇論其人之材否今朝廷舉事三省下之六部六部下之監司監司卻申上六部六部又備申三省三省又依所申行下只祠祭差官其人不過在朝職事官其姓名亦豈難記然省中必下之禮部禮部行下太常太常方擬定申部部申省省方從其所申差官不知何用如此迂曲只三省事亦然尚書關中書取旨中書送門下審覆門下送尚

書施行又如既有六部即無用九卿周家只以六卿分職漢人只以九卿釐庶務事各歸一本朝建官重三疊四多少務擾此須大有爲後痛更革之若但宰相有志亦不能辦必得剛健大有爲之君自要做時方可書曰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須是剛明勇智出人意表之君方能立天下之事又如今諸路兵將官有總管路分路鈐都監監押正將副將都不曾管一事廂軍既無用又養禁軍禁軍又分揀中不揀中兩等然亦無用又別養大軍今大軍亦漸如廂禁軍矣此是耗蠹多少通其變使民不倦今變而不通民皆倦了故鼓舞不動國初緣藩鎮强故收其兵

權皆通判官故已無前日可防之弊卻依舊守此法可謂不知變也只通判是要何用繆者事事不管只任知州自爲強者又必妄作以撓郡政是何益哉

又曰兵制官制田制便考得三代西漢分明然與今日事勢名實皆用不得如官制不若且就今日之官罷其冗員存其當存者亦自善

又曰權重處便有弊宗室權重則宗室作亂漢初及晉是也外戚權重則外戚作亂兩漢是也春秋之君多逐宗族晉惠公得國便不納羣公子文公之入即殺懷公此乃異日六卿分晉之兆

以上吳必大錄

又曰濮議之爭結殺在王陶擊韓公蔣之奇論歐公伊川代彭中丞奏議似亦未爲允其後無收殺只以濮國主其祀可見天理自然不由人安排

又曰稽古錄一書可備講筵官僚進讀小兒讀六經了令接續讀去亦好末後一表其言如蓍龜一一皆讀宋莒公歴年通譜與此書相似但不如温公之有法也高氏小史亦好一書但難得本子高峻唐人通鑑中亦多取之○以上李方子錄

因論監司巡歴受折送朱子曰近法自上任許一次受直卿曰看亦只可量受曰某在浙東都不曾受

吳茂實云政治當明其號令不必嚴刑以爲威朱子曰號令既明刑罰亦不可弛苟不用刑罰則號令徒掛墻壁爾與其不遵以梗吾治曷若懲其一以戒百與其覈實檢察於其終曷若嚴其始而使之無犯做大事豈可以小不忍爲心（言經界）

又曰吾輩今經歷如此異時若有尺寸之柄而不能爲斯民除害去惡豈不誠可罪耶某嘗謂今之世姑息不得直須其他理會庶幾善弱可得存立

又曰屯田須是分而屯之統帥屯某州總司屯某州漕司屯某州以戸部尚書爲屯田使使各考其所屯之多少以

為殿最則無不可行者今則不然每欲行一文字則經由
數司僉押相牽制事何由成
又曰今諸道帥臣只曾作一二任監司郎以除之有警則
又欲其親督戰士此最不便萬一爲賊所虜爲之奈何彼
固不足䘏然失一帥其勢豈不張大前輩謂祖宗用帥取
以二路一是曾歷邊郡一是帥臣子弟曾諳兵事者此最
有理或謂戎幕宜用文武三四員此意亦好蓋經歷知得
此等利害向後皆可爲帥然必須精選而任不可泛濫也
直卿言辛幼安帥湖南賑濟榜文祇用八字曰刼禾者斬
閉糶者配朱子曰這便見得他有才此八字若做兩榜便

亂道又曰要之只是壞法

又曰銓擇之法只好京官付之監司選人付之郡守各令他隨材擬職州申監司監司申吏部長貳審察聞奏下授其職郤令宰相擇監司吏部擇郡守如此則朝廷亦可無事又何患不得人

又曰監司薦人後犯贓犯罪須與鐫三五資正郎則降為員郎員郎則降為承議郎以下若已為侍從或無職名可鐫則鐫其俸或一切不與奏薦如此則方始得他痛痒地也須怕今都不損他一毫

又曰某嘗謂今做監司不如做州郡做州郡不如做一邑

事體卻由自家監司雖大於州州雖大於邑然都被下面
做翻了上面如何整頓
又曰爲守令第一是民事爲重其次則便是軍政今人都
不理會
又曰爲稅官若是父兄宗族舟船過只得稟明州府請別
委官檢稅豈可直拔放去所以祖宗立法許相迴避又曰
臨事須是分毫莫放過如某當官或有一相識親戚之類
如此越用分明不肯放過
以上楊道夫錄
朱子言論間猶有不滿於五峰論封建井田數事嘗疏其

說以質疑朱子云封建井田乃聖王之制公天下之法豈敢以爲不然但在今日恐難下手設使强做得成亦恐意外別生弊病反不如前則難收拾耳此等事未須深論他日讀書多歷事久當自見之也

右李枅錄

按此一段不紀年以與安卿錄相類附之

以上所紀如正賦數目量入爲出去重權講稽古修屯田用將帥行黜罰諳民事究軍政諸大事皆教學者一一研窮末言井田封建强做成亦別生弊病尤達變要論所謂三代法度必通之當今而可行者也讀朱子書

者毋徒好立大言焉

朱子聖學考略卷七終

七世姪孫朱孫芾芬重校刊